

世界文學譯叢

解脫的童話

何凝譯 著基斯爾察那盧·A

桂林 林桂 文編出版社

MG
I512.35
20

中央圖書館

世界文學叢譯

解脫的董吉訶德

ОСВОБОЖДЕННЫЙ
ДОН КИХОТ

著 塞爾察那斯·A
譯 疑 何

桂林 民族出版社



3 1774 2318 7

CHINA

館 LIBRARY



53794
43(四)

供隱於三輪潮愛的知己
——安那·亞列山大格夫·盧那察爾斯基。

53342

人物：

國公

公夫人

伯爵讓爾却·魏斯孔新。

巴玻的帕波，國公的侍醫。

董娜·米拉貝拉，國公的姪女。

董娜·馬理亞·斯德拉，國公的姪女。

董·吉訶德，拉曼仰的，巡行的武士。

山嘉·班沙，吉訶德的侍從。

董·巴勒塔薩，革命黨。

德里戈·帕支，革命黨。

斯德洛·魏爾米龍，革命黨。

兵官

第一兵士

簡稱

簡稱

簡稱

簡稱

簡稱

簡稱

簡稱

簡稱

簡稱

讓爾却

帕波

米拉貝拉

斯德拉

吉訶德

山嘉

巴勒塔薩

德里戈

魏爾米龍

第二兵士

第三兵士

第四兵士

國公的秘書

祭司

肥胖的黑人

金髮的侍者

黑髮的侍者

獵卒蒲巴

報信的

瓦斯珂

亞非利堅

樂方：

李次把的，金旗的，吹喇叭的，敲鑼鼓的，公府的淑女，紳士等等。

西班牙

繪像

十七世紀末

第一場

身

青色的天空。左邊是松林，他的黑影落在草地和小路上。右邊是往下斜的山坡，後面的山頂，像火燒似的紅褐色的山景。

靜。四個兵士，拿槍守著三個犯人。遠遠的坐著一個兵官。犯人：巴勃、雷、德、利、巴、支、那。

的學生，二十六歲，瘦瘦的，很俄的樣子，穿長長的軍衣服，衣服弄得很多，有幾處破綻。他的頭髮長，很亂，筆直的披在肩膀上，臉是蒼白的美。的很大的兩隻眼睛，高高的顴骨，堅決的嘴。鐵匠德利巴、巴、支、那，瘦的，臉部的穿得破破爛爛的男子，他低著頭斜著眼光的看著，蓬蓬鬆鬆的眉毛，他的頭髮全不齊，了出來，在船一層浪浪的毛。流浪的強盜斯德洛、魏爾米能，穿著稀奇古怪的衣服，臉皮像紅通人似的。太熱了。這幾個月西班牙簡直是地獄，上帝保佑罷。沒有東西喝，中尉老爺。

兵官

兵士

這是要緊的……自然，我要是騎了馬去，不上一個頭，就可以跑到最近的酒店，可是，有這些亂黨絆住了腳……（少停）我想出來了：我騎着馬先走一步罷。這會出什麼亂子呢？隨便他們是什麼樣的大匪徒，三個總了起來的東西，有你們這樣四個武裝的好漢看守着，想來總是

（註）西班牙的「憲」是一種貴族的名稱，對於女人，說稱「憲」。這裏仿照英文的「憲」用音譯的辦法，而不當做專有名詞用，下同。



(南)

逃不掉的罷。

第一兵士 讓你放心好了，中尉老爺。

兵 官

（站起來） 那麼，一會兒再見面，弟兄們。我在路上的最近一月酒店裏等你們。你們還可以
在這裏休息這麼個把鐘頭。我吃着雞喝着酒，和漂亮的姑娘談談心，倒還能夠忍耐的。

第一兵士 忍耐是偉大的道德呀，中尉先生。

（兵官從左邊走過後台。）

第一兵士 我們在這裏喝風罷。

第二兵士 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就是看犯人的解差。犯人過什麼樣的生活，看犯人的小兵也要過什麼樣

的生活。可是犯人倒還可以自己安慰一下。他是犯了法，該受罪。解差的小兵呢可……

第三兵士 我現在真是氣得很，時時刻刻想打破這幾個壞蛋的一個腦袋。

第四兵士 和平和安靜可憐的亂黨反正逃不了繩子。

第三兵士 也就只因爲這個原故，我才熬着哩。

第一兵士 喂，你這個流氓鬼聽着。你這個紅皮臉。你就是那個強盜魏爾米龍。你的匪黨圍攻亞卡庫安

侯爵的營壘，紛紛奔逃，連德神將軍打败了，你就逃了罷。中尉給我說的。

魏爾米龍 中尉老爺是個聖人，他還道曉天文哩。中尉老爺知道的比我自已還清楚。我自己呢，照我看起來，我知道我自己不過是個普通的販馬商人。大家叫我魯德·白拉·摩臘。可是人家要把我殺死了。有什麼辦法呢？我也不是審判錯誤的，第二個犧牲。

第三兵士 但願也不是末一個。就算你不是魏爾米龍，你也一定是個壞蛋。你這傢伙自然人家不會讓你思想那麼長久，等你去猜到為什麼鬼使神差的請你上絞架。審判官會錯，可是，上帝的意思永遠不會錯的。沒有上帝的意思，人頭上的一根頭髮也不會掉下來的。

(兵士一個個脫了盜竊，發十字，魏爾米龍也一發的發十字。)

魏爾米龍 可是我請你們相信，兵士老爺，我是個和平的老實商人。

第一兵士 老實商人！(哈哈的笑聲。)
老實商人！(哈哈的笑聲。)
你若是真是個強盜，我也許還相信你的老實，這倒是會有的事，可是，老實的老實商人……

(四個兵士都笑着。)

魏爾米龍 你們不要以為個個商人都該絞死罷。

第一兵士 我的意思差不多是這樣，聖母娘娘會燒燬我的。

第二兵士 倒霉的是總得有人來做買賣。

第三兵士

說得對，把個個商人都絞死，又會有別人來做買賣的。我們把毛爾人（註）趕掉了，難道現在「自己人」剝削小百姓比他們少些嗎？鄉下人恨死了審判官，教士……「卜朗巴」人可以拍幾個，秩序可仍舊是那個樣子，現在又說亂黨要暴動了，可是我知道這些傢伙的把戲：他們要把上司推翻了自己來做上司。鄉下人永久也不會好過些。隨便什麼時候，總有人來剪羊子身上的毛的。你看，他們討厭那看羊子的狗，好罷，狼來了就更好了。

第一兵士

小百姓苦呀。他們總在翻來倒去，像病人躺在床上似的，雖則他們也知道兩邊都是一樣壓得痛，還是要一忽兒翻過來，一忽兒翻過去。小百姓苦呀，所以到處都騷擾起來了。

第二兵士

現在的新公爵，同着他的黨，謀圖，實在太貪心，太浪費了。而且他的荒淫無道，真像卡普清地方的人說花姑娘的話一樣，叫做臭氣冲天。

第一兵士

誰好些？他的父親是個假聖人，一天到晚不離教士的，又吃齋又帶苦行。這一個是個玩相公的，是個醉鬼。可是，小百姓一錢的苦。我們兵士倒好過些。兵士會尋快樂，公爵還喜歡呢。

第三兵士

我們趕掉了市鎮聯盟的軍隊，進了瓦里亞隆城，軍官去請示兵隊駐紮的兵營和糧餉。公爵

說：「瓦里亞院林的人以前很可疑的，於是兵士自己去想辦法，我和你們大家都有着快樂。」
我們就這麼自己說謊法了。我越覺得冤，越要管着了那個滋味，城裏的百姓越發來得多了。
後來，女人和姑娘們也不敢躲藏，不敢抵抗了。做丈夫的，做兄弟的，做父親的，一點兒也不反對了。他們的臉都是灰白的，走來走去，乖乖的替明擺事，怕個個兵士任性胡鬧，他們得聽話。咱們可罵得紅紅的臉，吃得肚子都要脹破，讓着打着，咱們還要強迫這些小鬼翻滾，唱歌跳舞。個個兵士肚子裏都是隻野獸，自都拍得發抖，可是，個個兵士都讓這野獸自由，讓他去壓制別人。這才覺得甜蜜呢。這樣過了兩天兩夜的節，第三天有命令要開出去，要服從命令。真有點兒困難。在空場上殺死了六十六個兵，我們這才開了出去。

魏爾米龍

第一兵士

「如果人家便派我是那個魏爾米龍，是強盜，那麼，公爺殿下就是……」
說出來，說出，城裏你還沒有懂得，統治的，大人老爺什麼都可以管，仍舊是合於道德法律和宗教的。他們不是搶劫，他們是打仗。他們不是殺人，他們是正法。他們不強姦，他們是罰。他們不是偷，他們是沒收。他們不是撒謊，他們是表示外交的天才。他們不是剝削，他們是收稅……是呀……沒有一個政府不是上帝神定的。

第四兵士

阿們！

巴勒塔薩 都對。可是，誰說政府是上帝派定的？

第三兵士 教堂——要是你願意知道。

巴勒塔薩 政府得着的權力和財富，教堂也有份。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假定，教堂是在撒謊呢？

第一兵士 這樣的話——要下油鍋。

巴勒塔薩 我反正是要上絞架的了。爲什麼我還不談談哲學？

第一兵士 你是什麼人？

巴勒塔薩 我是薩拉曼伽地方的人，巴勒塔薩。哲學和神學的大學生。

第一兵士 爲着什麼，人家要把你解到公爺那裏去？

巴勒塔薩 我是暴動家。我在全國宣傳要爲着上帝和正義暴動起來。

第二兵士 可見你只是胡了一頓。不然，帝不會叫你落到你的敵人王裏的。神學家呢！送到鬼那兒去罷。

你要寫個大學生，你回答我一個問題：上帝是不是萬能的？

巴勒塔薩 （站起來，跪下去，第四個兵士也是這個樣子。） 唔？

第四兵士 你給人問住了。如果你不是萬能的那麼，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照着他的意旨做的。政權既然在

公爺手裏，那就不用不着神前來說什麼。——這政府自然是照着上帝的意旨給他的，不會有什

麼別的原故。

巴勒塔薩 這倒有趣。我們來開始辯論。兵士老爺，請你給我講，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犯罪的事情？

第四兵士 假使我說——是的？

巴勒塔薩 那麼，犯罪也和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一樣，也是照着上帝的意旨的。可是，誰要是照着上帝的意旨做事，那就不能說他是犯人，罪人。（因此）——世界上沒有犯罪這件事。

第四兵士 假使我同意——說沒有？

巴勒塔薩 假使沒有犯罪這件事，那麼，王上，審判官，劊子手，兵士，他們懲辦的是好人。可是，懲辦奸人是犯罪的，因為（因此）——又有了犯罪這件事。

第四兵士 狡猾……

巴勒塔薩 有一個問題：世界一切都是好的嗎？

第四兵士 我有點兒不相信。

巴勒塔薩 那麼，上帝既然是萬能的，他大概願意世界上不起。

第四兵士 我常常想上帝也不這樣善心。

巴勒塔薩 可怕的想頭呀，有這種想頭，——要下油鍋，兵士老爺。如果上帝自

是地獄。一切生活都是踏踏人啦。

第四兵士

有點兒後，我的學生老爺——要上絞架的學生老爺。

巴勒塔薩

不對。既然要做個異端，那就不是這個樣子。假使上帝自己是惡的，那麼，我們心裏的善意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爲什麼我們大家喜歡善呢？爲什麼人人想起世界永遠是惡的就要害怕呢？爲什麼無論是誰，只要給他說你不懂得罷了，其實世界上一切都很好，因爲偉大的溫和的天父照顧着世界呢——他的心就要快樂得發抖呢。（巴勒塔薩跳了起來。）人的心裏從那兒來的愛呢？後悔罷。你們之中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的愛，雖然生活的外表是發硬了，發鏽了，O！諸位，人不會比上帝更好些，可是，我給你們講，也給你們講，好朋友講，戈，也給你們講，流浪鬼，也給你們——

德里戈

一天，樹林，太陽，亂石嶺峻的謝恩山講，上帝是善的，上帝是善的，上帝是善的。

第四兵士

你安靜些罷。——巴勒塔薩，不要發聲了。

巴勒塔薩

沒有腦袋的哲學家。如果上帝是善的，那裏來的惡呢？

我已經給你講過了，發着盔帽的哲學家，我挑選

第四兵士

異端是另外一種的，咱們把你剛才的那種想頭來懷疑一下罷。

怎麼樣呢？

巴勒塔薩

假定，至善的並不萬能，那就一切都明白了。（嚴肅的稍歇。）他是至善的。從黑暗裏面慢慢的豎立起秩序和幸福來。從物質的冷酷的空虛之中，他創造着溫暖、光明、生命、精神，以及世界上至為無上的東西——愛。然而，黑暗和冷酷是厲害得很呢。黑暗和冷酷摧殘着他所創好的事業。而我們是他的火焰裏的火星，我們是他的幫手，我們是「愛」的犧牲。所以我在大小道路上用博愛的名義宣傳暴動——暴動起來反對壓迫者。我是對的。我做很少。然而，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被架萬歲！死我是不怕的，我怕的是被光明的叛徒，做「愛」的胆小而不忠實的臣僕。

（稍歇）

第一兵士 蟬在叫哩……

（稍歇）

魏爾米龍

這樣靜悄悄的，好像有個大怪物在這裏呼吸着呢。

第二兵士

看，你們看，山坡上兩個騎馬的人向這裏走來呢。

（大家站起來，很好奇的往山坡底下看）

第三兵士

那騎馬的，那騎在白馬上的瘦子瘦得那麼樣，簡直是「默示錄」上說的瘟神。

魏爾米龍 那一個騎着驢子的胖得那麼圓滾滾的，把我絞死了，我還哈哈大笑呢。

第一兵士 他們總算爬了上來。

第二兵士 那個奇妙的武士在拴馬了。

第三兵士 那個胖子揩汗了。

第一兵士 他們走到這裏來了。

第二兵士 我們不應當讓他們來。

第一兵士 爲什麼不呢？咱們看看那古怪打扮的，見是些什麼傢伙，也是好玩的。

（范·吉訶德和山嘉·班沙出現）

吉訶德 （很有禮貌的鞠躬） 請位，這樣熱，這樣沉寂的荒野裏，我有光榮會見的是誰呢？

第一兵士 老爺，我們是兵士，解送這三個犯人到城裏去。公爺大爺要把他們絞死呢。

吉訶德 （坐到草地上，從他那流着汗的頭上脫下「芒片髮套帽」——其實是理髮匠用的鉢頭，擡着剛才摘下的）

一頂很大的牛蒡葉子。這倒很有意思。也許，這是武士的三個俘虜，要捉去弄死，可是他們的壽命沒有完，死得勉強罷，他們可願意給我講講自己一生的歷史呢。我呢，我是著名的拉曼伽的董·吉訶德，慈悲相的武士。那一個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我的侍從山嘉·班沙。

巴勒塔薩 我原見過偉大的蓋·吉訶德，被壓迫者的保護人。

吉訶德 我發我自己的力量，懲罰惡的，創造善的。

山 嘉 我們是大傻瓜。我們是出色的傢伙。

吉訶德 山嘉，不要你做聲，別做聲，好朋友。我覺得我們今天聽見的是奇妙的事情。

山 嘉 我和我的灰色磁子一樣，豎起着耳朵在聽。

吉訶德 這樣，曾經聽見過我們的這位老爺，你的運氣爲什麼對你這樣殘忍？你爲了什麼觸怒了你們

的王上，叫他這樣生氣呢？或者，這是冤枉你的？

巴勒塔薩

一點兒也不冤枉，我敢用耶穌聖母的神位來誦咒。我想起不他，那情形，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就

是這個國家裏的一切痛苦的來源正是公爺自己；以及他的公室，他的各省總督，貴族，審判廳，等等。全國在他們的所謂合法的搶掠之下叫苦呢。這是些野獸，殘殺羊羣的野獸。可敬的武士，

我的思想是人民早就應當自己來管理自己，像以前古代的制度。我做德蘭西布爾和白魯德

一樣，(註)是個共和主義者。現在，人民的敵人，爲着我宣傳這個主義，以及類似的思想，要把

(註)德魯西布爾 (Thrasylbus) 紀元前三九〇年死的希臘人；白魯德 (Brutus) 生於紀元前八

十五年，死於四十二年，殺死凱撒的羅馬人。

吉阿德

我絞死。這是當然的事情。戰爭就是戰爭，我對他們宣戰。

（思索着，搖着鬍子，看着空洞的地方）你的思想是勇敢的。我不能贊成。王位是神聖的。對於兇惡的王上，應當用好話去勸他，說服他。無政府比任何壞的政府還要壞。人是生來就只要自由的。無論怎麼樣，總要先改造人的天賦。否則，他們要互相殺戮起來，諸如此類的胡鬧。雖然如此，我說的這一切，也許是錯誤的。（看蓋巴勒塔陸，很慈善的，慈善得無以復加的笑。）誰是對的

——我可不知道。無論什麼意見，都可以擁護。老實的人對於自己，總是對的，而博愛的人對於人類和自然界，也總是對的。可是，兩個老實的博愛的人却互相痛恨——嗚呼！這一個人的真理，對於另外一個人，可以是殊堪痛恨的謊話。怎樣才能夠聯合那對於別人的信仰的容

忍和對於自己的信仰的熱烈登博呢？這兩件事都是必需的，都是高尚的。怎樣才能夠做自己的口號的號召者，同時不要傷害別種口號的戰士？這是很難的。智識是很薄弱的，他不能夠回答這種問題。心的極力是黑暗的……我們是些可憐的人。然而，我們要直接的做好事，不管別的。兵士們，我請你們釋放這三個好人，讓他們自由。

第一兵士

先生，你胡塗了罷，這幾個人是交給了我們的。要是我們不把他們照着命令解到那裏去，我們自己要被絞死哩。

吉訶德 這樣……(想了一下)這樣。你們不能夠自願的放他們。既然如此，我來攻打你們，奪下伊房。你們可以向國公說，這是蓋·吉訶德的新的「功績」。我取消我自己以前許絕不再進宮廷的決定，馬上就來見你們國公爺，我親自和國公談判這件事好了。

第一兵士 我們四個人總不能夠投降你一個人。

吉訶德 我……蓋·吉訶德是巡行的武士。許多好漢聽見我喝一聲，就逃跑。只要給你們國公爺說，來打你們的是蓋·吉訶德，他自然就明白的。

第四兵士 喂，武士，我想你簡直是癡子。

山 嘉 唉，要是這麼簡單倒好了！

吉訶德 這樣，我要騎上馬了。無論怎麼樣，可憐的凱然是要釋放的。(他站起來。)諸位，我勸你們還是不交交手的好。我很不願意你們吃苦。(把山嘉引到旁邊，低低的向他說。)我在這裏和他們打，你去把細着伊房的繩子割斷，等他們最後一個都派進了樹林，你吹一聲哨子好了。

山 嘉 着，老爺，不過……我們要挨打的呀。

吉訶德 別做聲，又是一次「功績」。

山 嘉 要是只不過打得鼻青眼腫，肋骨總算……那就算好的了。

賽阿德 你要保持你的身分！

那 嘉 要是筋骨不打斷，就算好的。哈哈。我班沙還是坐在家裏無花果樹底下好些哩。

賽阿德 這樣，你記住了我的訓令了。（往右邊走下去，兵士們很慌亂的商量着。）

巴勒塔薩 （對德里戈說） 好朋友，你想這個獸子不會出於意外的殺了我們麼？

德里戈 很少希望罷。

巴勒塔薩 嘿，國公的寶座都全靠這一段笑話呢！如果我晚上能夠逃到山洞裏，明天就要在各村莊裏吹

起號筒來，整個的卡司要哄動起來。

德里戈 明天烏鴉要來啄我們的眼睛了。

（賽阿德全副武裝，塔勒騎馬趕上。）

賽阿德 諸位拉曼伽的蓋吉，阿德，慈悲相的武士，現在對你們講和平友愛的話。我用慈善的最高原則

的名義，命令你們釋放這些人。我答應，由我來對上帝對官廳負責。他們被人家寬宏大量的赦

了死罪，自然要更加聰慧，更加慈善的。我的良心對我說，我的心願是對的，以後一切都要依照

至高無上的力量的意旨。武裝的同人，我請你們自動的釋放他們，不要強迫我，使得我除去說

服之外還要我的槍頭。然而，假使你們不聽忠告，那麼，天上的安琪兒要幫助我打勝你們，而

不，你們的。

第一兵士 我們不能夠放他。我們自己的性命要緊。你這個說廢話的傢伙，我們是不怕的。

吉訶德 這樣我進攻了，你們防禦罷。

第二兵士 揍他。

(兵士們立刻把武士從羅恩南德馬上打下來，把他擡在地上，用斧頭的木柄拚命的打他。這時候，山嘉把斧頭擡開了，存心逃到森林裏去，剛開始，山嘉往下走。)

第三兵士 我打斷你全身的骨頭，你這倒運的傢伙，我穿你這鬼傢伙的盔甲。

第四兵士 極好，極好，夠了！別把這個癡子打死了。看，他似乎沒有氣了罷。

(山嘉吹笛子。)

吉訶德 山嘉，山嘉，來幫一幫。

第三兵士 嘿，還活着呢。咱們來揍一個跟班的。

山嘉 (往後退) 你們怎麼啦！你們，好個基督教徒！還是去看看你們的犯人罷，我看他們已經逃走了。

第一兵士 混蛋！要母親娘騎他，把犯人放走了。(打山嘉用斧頭的木柄拚命的打他的胸際，山嘉跌倒來，高高的

舉起兩隻腳在空中裏划來划去。

第三兵士 快送給他們自己的驢子哩。

山 嘉 (立刻跳起來) 誰把驢子給了他們?

第二兵士 自然是那紅皮臉騎着驢子跑了。看他這在山脚下。現在已經追不到了。

山 嘉 他把我的驢子拿去了，我的灰色驢，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兄弟！他這個天殺的混蛋，天殺的，天殺的，一百個天殺的。這樣，以後再做所謂好事業。再做亂七八糟的功績罷。聖母娘娘呀！我沒有了灰色驢，怎麼辦呢？

(像小孩子似的大聲的哭。)

第一兵士 不要哭了。要把逃犯追回來。

第四兵士 空話。現在追不上他們了。咱們不如把那個武士，和他這個皮球似的跟班，逮捕起來罷。也許公爺可以把他們倆絞死，還替俺們報仇呢。

第三兵士 有個辦法。

吉 詞 德 (慢慢的爬起來) 我站得住嗎？站得住……山嘉。

山 嘉 老天爺！我可打壞了，我的驢子給趕走了，現在要捉我們去見公爺呢，公爺不見得會摸摸咱們

的頭皮呀。

吉訶德 犯人自由了麼？

山 嘉 他們給開腿就跑了，還把我的灰色墜子也帶走了。天殺的吊死鬼！

吉訶德 山嘉，給我抱一抱你。

山 嘉 你高興些什麼，武士老爺！

吉訶德 勝利，山嘉，勝利了呀。

第
二
場

國公的書房。國公坐在椅子上，接連三四大笑。他面對面坐着很英俊的像女人的美男子。諷爾却伯
同科魯德巴波爾的波。

國公 公事無味的事情完了。很舒暢的性情問題。諷爾却，你覺得麼？好玩的把戲對我，快活快活。
諷爾却 公事來滿都用盡的了。（別着手指甲。）

國公 公事，你這迷人的罪過，你是用不盡的。

諷爾却 （只管自己別着指甲，不看國公。） 太恭維了……

國公 公事，不要裝腔了，安廷瑞，來一個快樂的提議。

諷爾却 我今天只想着殘忍的思想……

國公 殘忍的思想，容易快樂的。頭髮着起風才快樂麼……

諷爾却 （露着眉頭的笑。） 我們總算不是老鼠，想起來多麼偉大……

國公 我是老麼大王。你是個斷皮的小貓兒，我的迷人的諷爾却。今天晚上我得再要叫你穿上女人

的衣服。

諷爾却 （生氣似的。） 多麼無味。倒不如叫那老頭穿上女人的衣服罷。

國公 （陰險的笑着。） 他，他那個大雞子，毛茸茸的臉兒……

帕波（很詭譎的笑着）爲什麼不呢？德萊齊被上帝暫時變成了女人，德納松說這是要他經驗一

下男女之間在「愛情的行動」裏面，究竟是那一方面更加快活些。

國公 O！關於這一點，我的謨爾却知道得最清楚了。

謨爾却（惡狠狠的）夠了，老傢伙，你太粗魯了。

國公 我發抖了。帕波，我怕他。他要害我。我怕他，比怕公夫人還厲害。在這世界上我只怕他們倆個兒。

我覺得，我總有時候要把他們這兩顆漂亮的腦袋砍下來。

謨爾却 那你自己就要煩悶死呢，對於死的害怕也要叫你死呢。

國公 是呀，還……還有死，我也怕的。可是，不要講死罷。咱們還是講活罷。謨爾却，你的提議呢？

（謨爾却很低聲的鞠了躬）

謨爾却 殿下，驚動亦……極端重要，極端不幸的事情。

國公 說出來。

謨爾却 一位中尉將軍同着解差到了，他們本來是從河邊的鄉村裏解送了亂黨來的。蓋·吉訶德，那個自稱巡行的武士，拉曼伽地方的一個小地主的貴族，攻打了解差，使亂黨得到了逃走的可能。可是，犯罪的武士和他的跟班已經被兵士捉住，解送到了此地。

國 公 誰？吉訶德是個癡癡的巡行的貴族。讓爾却，恭喜，恭喜，野獸自己投到網裏來了。我爲

着他可以出一千金鎊的賞格。你還記得罷：我們聽着美桂爾·沙羅德講他的故事，是多麼

（讓爾却）

帕 波 哪這用說。要把這個武士來請全宮的貴人享用。

讓爾却 還要加點兒好湯兒。這可叫我快樂了。老傢伙，給我親個嘴罷。（親嘴）

秘 齊 （文帝上來）董·吉訶德，拉曼你的慈悲相的武士，他請殿下原諒他穿着旅行的軍裝。

（董·吉訶德走下）

國 公 英雄，請了。

吉訶德 請赦罪，殿下！

國 公 赦免你一切罪過。

吉訶德 不是我的，請赦免兵士們的罪。

國 公 一切都赦。誰能夠抵敵得住你的手呢。

吉訶德 （站起來）我罰罪，從此之後我的手不是我的了，是你的了。我感激你，國王的寬宏大量。你的

仇敵在那裏，他們就是我輩，吉訶德的仇敵。

國公：讓他們發抖罷。可是關於仇敵，以後再講。先請朋友。他們在這裏：這迷人的美少年是我的寵兒，談爾却，魏斯孔勃伯爵。而這個可敬的大丈夫，是我的醫生，巴玻的帕波博士老爺，佛羅梭，薩人之中的最博學的。

(大家鞠躬。)

吉訶德：恭喜太量賢德的王上的朋友。

國公：咱們坐下來，談這麼半點鐘。然後我放你去休息，勇敢的武士，之後再請你隨隨便便的去見見公夫人。

(大家坐下。)

帕波：最光榮的貴。吉訶德，你知道嗎？我是一個醫生，知道很多種學問……公開的說，我研究學問，完全是想很幸運的找着磁氣的道路，就可以經過對於鬼神的權力而得到對於人，對於畜生，對於東西的權力……總而言之，我幻想着得到創造神奇的法術。四十年來的工作叫我得到，了很不足以安慰的結論：世界上沒有神奇，一切都不依照着各種東西各種力量的，相對關係，而變動着罷了，無論怎樣也看不見天神旨意的干涉，不管這天神的旨意是善的還是惡的。這

機，我相信了魯克萊諦（註）的學說。可是我知道古代的巡行的武士，譬如說罷，你比古化學大師和天文學大師都更加圍繞着許多神奇的奇蹟，簡直不能夠比較呢。我很想知道知道你的經驗，無上光榮的董·吉訶德，軍士小說裏說得那麼有禱的神奇的事蹟，你經驗過了沒有呢？或者實際生活對於你，也和對於我們這些會死的普通人一樣，仍舊是這樣灰色的呢？

吉訶德 我懂了你的問題，博學先生。如果公爺應許，我可以回答你。

國公

吉訶德 諸位大人，我可以開始就說：世界上一切都是神奇的。可是，對着這樣文明的聰衆，我說這句話

難道沒新鮮嗎？要我來講這種普通的思想？神奇是什麼？——一切不可了解的東西。可是，什麼東西是可以了解的呢，老爺們？我們不過不去問那些習慣的東西，並且用這些東西來解釋不習慣的東西罷了。可是，習慣的難演就可以叫我們了解什麼嗎？或者，沒有原因的才算做神奇的？可是，一切事情的原因在那裏呢？誰看見了或長看得見最初的原因？或者把異乎尋常的少見的算做神奇的？世界上的新的東西是異乎尋常的，然而一切發生的事情都只發生一次，或者，奇妙的或是奇怪的都算是神奇的，還有什麼比白天和太陽更神奇的呢？還有什麼比晚上

（註）魯克萊諦（Lucretius）：馬詩人生於紀元前九十五年到五十二年。

和星更奇怪呢？還有什麼比思想更神奇的呢？還有什麼比愛更奇怪的呢？

帕 波 是的，基督，可是武士們呢……

吉 訶 德 我懂得你的問題。你問武士是問：遠行的武士是不長於偷竊且別人所看不見的实际生活的

某些方面？

帕 波 是的，表意是這樣。

吉 訶 德 然而，假使有人把大家都不知道的東西發見了出來，並且說出這種秘密了，人家不要叫這

個人是瘋子麼？這個秘密了，也許是個玉環，像赫約聖經說的人家不用腳去踏牠，他自己會

轉過身來，不會叫你們昏迷。譬如，有一次我在聖耶哥地方走進了一座廟。我在這座廟裏，很

舒服很涼爽，而且最着。那裏走來對我說，這城裏的許多討飯的在廟門口等着我的賑濟，我身

邊什麼也沒有。廟裏很暗，可是從那很高的窗子裏，透進一條斜柱子似的鮮明光線。我心上想

要有許多金子來安慰安慰那些苦友。我跑到那光線底下，不知道立刻獻財了神奇的事

情。我從櫃兒的被金子包圍着起來，金線子掛滿了我的肩膀，我的手，我的手指頭，金環兒，金條

兒，金鑲子，金鑲子，金鑲子，金鑲子，一切發着光，圓照着，鮮明像太陽光似的。我拾

起頭來看那個窗子，感覺其薄布似叮叮當當的，金子直瀉下來，真叫人頭昏眼花……我要

想抓住牠，不能夠，牠一直往我的腳底下溜下去，一大堆閃閃發光的亮光，越來越多。我就叫起來：「山，你叫那鬼，叫那些討厭的窮人到這裏來。金子，金子。」牠們吐了出來。先進來的是瞎子，他們用棍敲着，用雙料的繩摸索着。後進來的還是沒有腿的殘廢的，他們說沒有看見金子，瞎子們還很久很久的不相信他們呢。那班有眼瞎怕人，其實真是瞎子，嗚呼！只有我一個，人看得見金子。唉，他們這些可憐的，人，竟非常的不高興。他們覺得生氣，他們聽見了金子，立刻興奮得不得了，隨後這個希望又是空的，他們自然更加生氣。如果我沒有記錯，那麼，當時他們還把我和我的好跟班的打了一頓。老爺們瞧着能，這是一個神奇的現象。我再也忘記不了那金子的洪流，那金子多得簡直是神話。假定，那箇子裏流下來的是真正的好金子，那倒不過是一半的神奇。很普通的金子，靠得什麼沒有見過的東西呢？那不過是一種分量很重的物質，滴溜溜的會發響的一種金屬，乒乓兵的掉在地板上滾罷了。大家都不覺得見他，大家都摸得着他，你搶我奪的瓜分了，吃食用用，用完了，就罷了。這也要算神奇，那可太無聊了；那一個安琪兒，那一個仙女，隨意創造這種無聊的玩意呢？這不過是世界上最普通的金子大王的事情……我那一次是金子放着光，抖動着，牠的光線像在笑，像在燒，牠似乎是在笑，好像是音樂，好像是歌唱……我現在還聽得見牠的叮叮噹噹，牠跳動着，真來得切熱，他的各種各式的形狀……

真未幾，迷人，他，很溫暖，很溫柔的碰着我的手，和我的手親嘴……這金子只給我一個人，只給我一個人，我才叫做神奇。

國公 就過着這種樣子的神奇，所以那些賤貨叫你瘋子呢。

帕波 幹嗎你問那些賤貨？

吉訶城 老爺們！普通老百姓比有學問的貴人更加接近些神奇哩。聖保羅沒有說錯的。有一天，我曾在

樹林裏看見了二位奇怪的武士。他也是全身放着金子的光彩。他騎着一匹強壯的紅馬。整個兒的他，都是金光燦爛的，很沉重，很漂亮，血紅的羽毛插在放着火燄的盔帽上。我還看見他的金光的綢緞似的頭巾，蓬蓬鬆鬆的披在他的開闊的肩膀上。多麼威武！他一隻手戴着金手套，插在金腰帶裏。他在我前面走着，雖然我幾次很恭敬的叫他，他可沒有回過頭來。很可惜，忽然間我看不見他了。就在附近，我看見一個窮苦的女人同着一個小孩子——一個很小的女孩子。她們在揀着野菜子。我問她們看見了沒有那個神奇的騎着馬的金人兒，那個母親問我：「他是個什麼樣子？」我詳細詳細的講了。那個女孩子可高興得不行了，拍着手的叫：「我看見了，看見了，他還向我笑了。」……「噢，噢，——」她叫着，——我還給了他野菜子呢。是呀，他在我的籃子裏抓了一大把野菜子。」那母親呵只笑了一笑，只有一半兒相信我們的話。——我

們，就是我這個可憐的武士，可憐的戰士。她那個可愛的小孩子……（不做聲的一忽兒，聽的（次女家互相擠眉弄眼的笑着）。而且，我的老命們，有好些聲音，有在心裏的，有在耳朵裏的，這些聲音講着許多深奧的話，常常這樣深奧，甚至於我都不懂了。有些字眼，我聽不懂。這些聲音是在歌唱着……此外，還有些鬼……狡猾的，很兇惡的……可憐的，愚蠢的，然而又是驕傲的，倔強的……咳，這班傢伙是翻不信的。他們瞧不起人地笑着來聽你。你給他們宣傳罷，他們會用許多靦覷的混話回答你，像些無聊的小學生在課堂裏捉弄好先生。謨爾却伯爵饒恕我……這是很奇怪的，可是，伯爵的美麗的臉蛋兒上面有點兒這樣的神氣，叫我記起一些兇惡鬼。這些魔鬼是我認得的，他們是我的可憐的仇敵呵。

■ 公

一點兒也不奇怪。謨爾却本來是小鬼頭。

■ 謨爾却

董·吉訶德，看你把我們的亂黨放掉這件事，可見你不但是個癡子，癡子是只會說癡話，活見鬼，你而且是個獸子，獸子要在這世界上來幹什麼，所謂「渴求正義」的把戲。

■ 吉訶德

嗚呼！我在這些問題裏是多麼糊塗呵。人世間的不公道是這麼多。應當要改造社會，改造天地。讀到黃金時代的時候，一騎上天的力量呀，就算我們進了棺材，就算在陰間，就算再過一千年，總要請你老天爺給我們沒有野獸沒有犧牲的世界，涼爽的小樹林兒，滿開着花的地毯，溪

水的潺湲，水鳥的飛鳴，請給牠們沒有痛苦的活法，而現在的世界，是寂寞的窮鄉僻壤，是荒涼的沙漠，給我們看見這麼一對愛人兒，愛得不會妒忌，不會荒淫，我們現在的世界，也算得上是「

吉詞德 那麼那裏美滿的活法，三點兒影子呢？小孩子……青年……女人……花……謝……可能是一多麼！圖是，爲什麼一切都要戴着三層罪惡的露水，照着這蒼眼淚，還有那爲什麼弟兄們要「

譚爾却 這精壯活不過是個嚴厲的準備學校！咱們呼吸着，咱們就得努力。小小的好事，咱們一件一件的做去罷！咱們有多少痛苦，願受多少，願給怎麼愛，願怎麼愛罷！

吉詞德 怎麼呢？

譚爾却 你難道以爲除出生羊式的平等幸福之外，就沒有了一種野獸的幸福嗎？這種野獸的幸福，你大概也把他從你的天堂裏一筆勾消了罷？我懂得，一隻小羊子，要是牠想着禽畜和平的，同獅子在一塊兒吃草的前途，牠心上自然很快樂。但是，獅子呀……！
我倆野獸，粗暴的野獸，咬着小鹿兒的腦袋，嚼斷池的喉嚨，饑餓的鳴牠的熱血，感覺到自己爪

的最危險的小野獸，抱在手裏的小野獸，可是是個危險的……

吉訶德

不開的說，我很可惜。伯爵，這種精神對於我是受不了的。無論什麼人都有他的天性，他的感覺，跟着自己的天性的。我不說野獸不好。可是，和平的牛羊的牧童要打死那些野獸的時候，
我是不奇怪的。

讓爾却

（驕傲的搖着披散的髮，閃爍着眼睛，吹鼻孔。）原來這樣！這可說得厲害。這地方的牧童，聽見沒有公爺，我希望，他說的這地方的牛羊的牧童，這是你呀……哈哈……而我這個肉食的小
魔兒在這些牛羊之上盤旋着！

吉訶德

而牧童沒有了保護牛羊的柵欄的地方，牛羊自己驅竭方的防禦呢。

讓爾却

噫！我知道了，董·吉訶德，拉曼伽的，要來給亂黨辯護了，他自作主張的把那些亂黨放掉的。
O！董·吉訶德，慈悲相的武士，並沒有像傳說裏說得那麼蠢，也沒有像那些笨人所想像的那
麼笨。

國公

（笑着）小孩子，什麼你無緣無故的生氣。難道我們大家這麼樣的好人會齊了，不是來
開開玩笑的麼？

讓爾却

開玩笑的時候也就變的，這些玩笑要叫那個人不這麼好受哩。可是，現在還有一個正經開

斯·吉訶德，你跑進來的時候，很鄭重的聲明了：「國公你的仇敵就是我的仇敵。」哪，國公的仇敵就是那些亂黨。劊子手現在失望了，你是不是擔任重新捉住你所放掉的那些昏蛋，拿來送給他們的劊子手，你不是不担負這個功績？

吉訶德 我相信殿下的寬宏大度，造反來反對仁愛的王上，這是罪惡。然而王上的仁愛是不懲罰亂黨的。他用他的仁愛鎮壓他們。你講的話要受到公爺的嚴厲的批駁，因為照你所講的那些主義的行爲，真正使每個正直人的心裏，都把造反變成了責任。

（國公，朝吉訶德却都勉强的笑着。）

公 英雄，已經給你預備了安息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你要休息，要打扮的一切需要的東西，你現在不要去休息一下嗎？公夫人吃飯的時間快到了。

吉訶德 （站起來很有禮貌的鞠躬。） 我能夠在公夫人殿下之前屈膝，那說不勝榮幸之至了。殿下，老爺們，我現在告辭了。

（直着腰，矯揉做作的，很担心的走下。）

公 要想出一大套的把戲，和這個劊子鬧開玩笑。

談爾却 頭碰他一下，滾倒可以有點兒興趣的。至於要老鼠——吓要一下這個道學家，這個傻瓜的聖

人，可真是個好玩意兒。

赫 彼 咱們定一齣書畫出來……知道嗎，咱們把公夫人，米拉貝拉小姐，馬理亞·斯德拉小姐都請來。

歐爾却 可不要請馬理亞·斯德拉。她差得不够程度哩。

(三個人走進來。)

(幕下)

第 三 場

綢公宮殿裏的大廳。

山嘉搖搖擺擺的走進來。他後面緊跟着兩個小侍者，一個金頭髮，一個黑頭髮的。

山嘉 這才叫做吃飯，喂，小孩子，難道公爺天天這樣子的餓麼？

金侍者 有時候還要好些哩。

黑侍者 你很喜欢今天的飯，董·山嘉。

山嘉 我不說我們難得和神仙好漢一塊兒吃飯。可是你們知道，神仙吃的東西，只有空銀才會吃得飽。有時候，坐在什麼拖着長鬚子的道士的桌子，眼睛前面只有一塊絞麻的臭布，彷彿是在吃彷彿是在喝，其實肚皮裏空空的越來越空。簡直要請兩個老傢伙和神仙的飯菜，一籠腦兒的滾蛋。

金侍者 好漢呢？

山嘉 好漢？倒想看看你在好漢那裏怎樣吃飯？好漢會把錢趕到牛那裏去，給你說，這是肉。

爲他自己抓住了牛的兩支角就吃起來。從牛尾巴那裏咬起。

金侍者 就這麼活的吃？

山嘉 那還有什麼別的法？難道好漢還給顧客氣嗎？你去跟他吃罷。

黑侍者 你平常吃什麼過活的呢，董·山嘉？

山嘉 牛油糕，麵包和水。董·吉訶德，我的仁愛的老爺，上帝保護他勝利和成功！他說的水代表自然

界，麵包代表植物界，牛油糕代表動物界。吃了這三種東西，我們就貫通了看得見的世界。只要再做點好事，就可以貫通天堂的世界。這樣真來得妙。妙得很。一片植物界，薄薄一層，動物界，自然，却要吃多少有多少。公爺的筵席上，這三界可代奏得特別豐富。你們笑什麼？不要驕傲。像你們這樣的飯菜，吃得叫人家的靈魂都滯滯起來呢。譬如，我現在就很想睡覺了。

黑侍者 跟我們來，董·山嘉，我們給你去睡。

（董了他的手，拉着他下去。從別一扇門裏面，黑哈哈的米拉貝拉和發愁的斯德拉走出來。）

米拉貝拉

○真是少見少有。這個傢伙，竟不知道人家是在開他玩笑。天下的蠢笨，還有限度嗎？在這樣沒有完結的鄭重的宴會上，給大家玩笑了這麼大半天，他還會保存着他那鄭重的傻相，一點兒也不生氣！

斯德拉

我受不了的難過。今天這樣的粗魯，向來沒有見過。我很生氣。唉，我真想回到法國去，回到我那個白寺院裏去。

米拉貝拉

你還是嫁給董·吉訶德好了。兩個傻蛋人，難道不是一對？

斯德拉：可憐的米拉貝拉，可憐的妹妹，人家怎麼把你弄到這個樣子的呢？

米拉貝拉：O！你這個聖人。可是，你也看謨爾却呢。他是我們貴人們大家的中心，他叫公爺都給他比下去了。我們大家都臉紅了，大家愛上了謨爾却；公爺、公夫人、太太們、公子們、侍者們，我，大家，他真是個迷人。妖精，靈橫，不怕醜，沒有心肝，風流，美態，又可怕，又引人的。

斯德拉：我可憐伯爵，和可憐你一樣。如果說句真話，他倒是你們大家玩的小丑，可不是那位剛來的武士。今天整天的嘈雜人家，我可一次也沒有爲着那位客人紅臉。他對付那些狡猾到極點，把戲，始終要算對付過了。可是，我倒替你和魏斯孔新伯爵註：即謨爾却害羞呢。

米拉貝拉：噓……等一等……我聽見有人說話……這公夫人和謨爾却！多麼有趣，咱們躲到窗簾後面去。

斯德拉：你這算什麼放我！

米拉貝拉：走走。（把繡披到窗簾後面公夫人和謨爾却走。）

謨爾却：公夫人，你不要說！我的水靈似的眼睛——你並沒有猜着是爲的什麼。

公夫人：你的繡橫，真使我奇怪。

謨爾却：繡橫是我所最喜歡的道標。只有繡橫的人配活在世界上。爲什麼不呢，公夫人，爲什麼咱們不嘗

「答這麼樣配合的滋味呢？下給我，要好心的時候，讚了你的，我整個兒只想閉閉你的身體的香氣，那又有什麼奇怪呢？你不会忠實的愛公爺的。我有充分的理由斷定你對於他的愛不是絕對的……是的，是的，你不要來回駁我。咱們只有兩個人在這裏，還要什麼假面具，那豈不可笑。也許，他表現出來的那種真實的愛的誘惑，吸引了你。可是，在這方面他不過是我的學生，而且只是剛剛開始學習，不見得怎樣能幹。咱們宮庭裏，如果我們兩個人直接發生了關係，那還有更有趣更得勁的事麼？即使公爺知道了，他起初自然要發火，可以跟着就要大笑的。」

公夫人

你心裏藏着的簡直是魔鬼，謾爾却！

謾爾却

魔鬼的名字叫……你，你看我們的超等滑稽名角董·吉訶德，呆呆的出神，走到這裏來呢。這倒來得湊巧。你請坐着。你馬上可以看見一幕穩橫的滑稽戲，可以給你散散心。

公夫人

你又想出了什麼把戲了，小鬼頭？

謾爾却

你不要做聲，你不要搗亂，求求你，不要搗亂我的把戲，這把戲做講來才有味呢。

（董·吉訶德走上來，很滑稽的頭垂在胸口。）

謾爾却

（站在他的面前）真正仁慈的武士！天！叫你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和公夫人殿下正在爭論一件事，這是關於我們這裏的一位太太的地位的。我能不能夠給你講這一件事情的經過，聽聽

你聖賢的意見，這個問題真叫我和我們的夫人苦死了。

我能夠替夫人殿下盡力，那就高興極了。

吉 訶 德
談 爾 却

這樣，剛才所說的那位太太的丈夫，是個極可敬重的人，那位太太真正像女兒似的敬重他，愛他，可是她用另外一種愛情愛着一個青年的軍官，那軍官也很愛她。剛剛是昨天晚上，這個軍官和那位太太說沒有她的親熱他是活不了的了。她看他那種發瘋的眼睛，知道他說的悲劇的確是真話，然而責任……武士，你說罷！能不能夠爲着責任而和一個自己不愛的人同住？其實這也是欺騙他。——拒絕滿足自己的厲害到極點的情慾，拒絕自己所愛的並且也愛着自己的人的愛情，同時又拒絕另外一個人的愛情。這是要害死一個人，等於做兇手，而且是做自己所愛的人的兇手！——做這個人自殺的原因，就是叫他的罪過的心靈永久的受苦……其實是有個出路的，讓自己和那一個人極快樂的享受，叫自己的丈夫仍舊像現在一樣的一個安慰的幻想，他其實並不因此就有什麼損失……

吉 訶 德

談 爾 却

（皺着眉頭）我對於這類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可是，始終是……

吉 訶 德

我永久是變成誠實的。叫那位太太和丈夫公開的說出來，請求他的寬恕。

談爾却 那可沒有疑問的，丈夫一定把那個軍官絞死，把那位太太關到尼姑庵裏去。

吉訶德 (思索着) 生活是複雜的，伯爵……上帝保佑，讓他自己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我對於

別人的事情是不會判斷的。

談爾却 董·吉訶德，你要知道——你這幾句話是送掉一個人，也許是兩個人的命。

吉訶德 (嘆了一氣) 怎麼呢？

談爾却 不要裝假，不要笑話罷。心對着心，咱們拿出心肝來。咱們這裏是三個正直的人，這是我愛着

公夫人，她也愛着我。

公夫人

談爾却

求求你……你判我的死刑，並且叫她永遠的懺悔罷！或者，你說出我等着你說的話。你說罷！青年有了享福的權利，誰又吃了虧？我們欺侮了誰？我們對於公爺的身分和權利，十分小心的保護着他自己，以及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永久不會知道這個秘密。董·吉訶德，你爲着什麼，爲着什麼樣的理想，敢於來殺死這個幸福呢？公夫人，你說罷。難道我沒有……

公夫人

(竭力裝着正經的樣子) 是說。

我覺得，你已經決定隨着我死了。說罷！公夫人，你說罷！

讓爾却 你看罷，殘酷的道德家的武士，你爲着迂腐的神聖，竟殺死人呢。

吉訶德（非常激動的）命運不要使我這樣罷。咱們三個人都到公爺那裏去跪下來。

讓爾却 好種氣的武士！這仍舊是個死……也許是三個人的死。

吉訶德 如果我同你們一塊兒死，你們會覺得有點兒安慰，那麼，咱們就去死罷。咱們的死不是枉然的。咱們給大家看，愛情比死還有力量，而且，對於正義的渴望，甚至於比對於愛情的渴望，還要有力量。功績萬歲！咱們去罷，到公爺那邊去跪在他腳底下。或者，他饒恕你們，放你們到遠遠的海島上去享你們的幸福，或者，叫咱們三個人死，——死得像殉難的人一樣。我們的棺材上要生出靈敏的嘉禾，要聽得見教訓世界上的人的歌曲！歌頌永久的愛，永久的正義，咒罵強暴和兇見。

讓爾却

董·吉訶德、董·吉訶德、公夫人還會做出一件事情來：這就是叫她所敬重的丈夫和王上不幸福。她給他說：我不愛你！——這就是用一把尖刀戳進他的心。咱們三個人就算爲着正義死了，而她怎麼能夠殺死她自己敬重得像父親似的人呢？

吉訶德

又是一個複雜的情形。O！青年們，那麼，爲着愛公爺聽見，你們拋棄自己的情愛罷！自己犧牲罷，自己受苦罷，自己忍耐罷。這是一切都照舊罷。

讓爾却

O！董·吉訶德，我看你不知道什麼叫做情慾對付，我只有一種拋棄情愛的方法！——我時時

吉阿德

劉別都立刻可以辦到的——這就是。可是，我很害怕的預料的我的死，命裏註定要引起公夫人的死。出路只有一個，偉大的英雄，出路只有一個，幸福的，溫柔的，秘密的愛。這裏，謊話是神聖的。要使公夫人達到這個謊話的神聖的所蜜境界。所以我請你，神聖的武士，替我們的欺騙來禱告。

(思慕齋) 生活是多麼可怕的東西，這是多麼糾纏的事情——德里斯丹小說(註) 都沒有這樣複雜。良心，良心，給我個決定罷。(深沉的思索着，談爾珂向公夫人眨着眼睛，公夫人稍微向他笑了一笑) 孩子們，到我這兒來，低着頭。(他們兩個人低下頭去) 爲着反對死——死太時常的踴躍了，青春，還爲着可憐和敬重，我痛心的替你們的祕密戀愛禱告。你們，勝告着，懺悔着，甜甜蜜蜜的深切的追求自己的痛苦，——走上你們的祕密道路罷，自己保重，保重那第三個親愛的心。(談爾珂，公夫人，在言詞纏繞他們禱告的時候，互相着苦笑，做着眼) 我在這一會兒，真覺得害怕，我是誰的牧師，難道不是魔鬼的牧師。可是，我在蒼天之下，號召永久的力量，永久的力量呀！現在做着的事情，他的一切結果，我都是負責任的。我的心靈負起這個責任。如果我的

(註) 德里斯丹 (Thirion) 是中古時代一種極流行的小說裏的主人翁。德里斯丹小說就成了一切
藍帶武士小說的通稱。

頭腦把他們引到了迷途上去，我這個糊塗的頭腦是要負責任的。我替他們在末日審判的時候去回答我的胸膛替他們去擋。公平直道的箭，因為他們是可憐的可憐的孩子。

（用手掩着臉，很快的走下。公夫人和謨爾却大笑。）

公夫人 伯爵，你這個人真是誰都學不像的。

謨爾却 我難道有客席你嗎？美人兒，咱們什麼時候會面呢？你知道——這裏馬上就要照我的計劃

來這麼一個玩笑，比我剛才的表演，要來得粗暴些。可是，也很神妙的，我們的會面……

半夜裏，花園裏那波莫納亭附近，簡單的談幾句罷。

謨爾却 十萬萬個謝謝。

公夫人 現在咱們走開罷。

謨爾却 我一定在花園裏，送人的殿下，我要有意外的成功。我很幸福。

（兩個人走開。馬里亞、謝德拉和米拉貝拉上。）

米拉貝拉 你那兒去，傻瓜。你這麼整個身子的抖着，流着眼淚。

謝德拉 別管我。我——見了極嬌的卑鄙人家的精神可也——真正高尚。

米拉貝拉 聰明得很。不要走。你看，一大堆人到這裏來了，公爵已經看見了我們。

(西公) 爾清一大聲宮廷的太太和公子走上)

爾公 米拉貝拉川馬理亞，我們到處找你們，你們可已經在這裏了。這裏是蒲復董。吉訶德武士

(註一) 要來做主人翁的大滑稽戲，四戲台都準備好了嗎？

祭司 什麼都已經準備好了殿下。

國公 大家都知道了自己要扮什麼色了嗎？

犬家 大家大氣殿下。

國公 (坐在子上去) 米拉貝拉，你坐在我的左手，公夫人坐在右手……公夫人在那裏？

公夫人 (走進去) 我在這裏，亞龍若。(註二) (在仙夢邊坐下)

國公 你在這裏，帕波讓爾却呢？

公夫人 我來的時候，看見他在圖書館裏，他和我們的可笑客人，在談話呢。

國公 好極了……現在去找他的跟班的來。

(大家坐下來笑，說着話，兩個侍者扶着亞龍若的手走上)

(註一) 這是吉訶德的孩兒的姓名。

(註二) 亞龍若是國公的名字。

國
山
公

我的好朋友山嘉！你休息了，看你的頭髮就看得出來……你睡得好極了！我的好朋友！

不好！殿下這兩個頑皮的傢伙他們服侍了我幾舒服的睡下，可後來兩個人不斷的問我做了什麼夢，一會兒這一個問，一忽那一個問弄得我一分鐘也沒有睡着。我已經想打他們一下，可是他們太可愛了。（侍符笑着）

國
公

唔不要緊，好朋友山嘉要休息有的是功夫，現在可不是做夢的時候。我們的國家現在非常的危險，只有你的老爺能夠救她。快一點兒去找他。他彷彿同着魏斯孔新伯爵在圖書館裏面。你給他講，我請他立刻到這裏來，我對慈悲相的武士有重要的恭敬的請求。

山
嘉

我在場的翅膀上飛過去，我的老爺要在狂風的翅膀上衝過來……說得好。我聽得多了，說話跟唸書差不多了……我慌哪……（走下）

斯
德拉

殿下，請你允許我走開……

爲什麼呢？難道你不要玩笑玩笑，可愛的馬理亞·斯德拉。

斯
德拉

殿下，請你饒恕我你們的玩笑，我，比羅馬馬戲院裏的把戲還要殘酷……我不能夠參笑一個高貴的人，雖然他是有一點兒奇怪。董·吉訶德使我感動。

國
公

O！這是法國寺院裏的細膩的教育馬理亞·斯德拉，人家把你的生活裏的直接快樂都弄

掉了，消滅了。有人說，你甚至於不吃肉不喝酒（大家笑着）。

肉和酒，我都不喜歡。

圖 及 斯德拉

這倒有趣……馬理亞斯德拉你真可以和我們的朋友董·吉訶德配對。我命令你留在這裏……是的……我禁止你批評我，批評我們的玩意和趣味。馬理亞斯德拉，你會慣的，很快的，你就要笑你自己這種小孩子的脾氣。坐罷。

（斯德拉和娟，坐下，眼光是暗淡的。讓爾却，吉訶德和山嘉才上。）

讓爾却

（警告吉訶德）我們是慌慌忙忙走來的。這裏出了什麼大亂子？他來了——我的偉大的朋友董·吉訶德。他在我們這裏——就是個保障。無論什麼危險對於我們都是怕的了。

（吉訶德鞠躬）

圖 及 公

希望是這樣，拉曼伽。英雄，注意的聽我的話。你看坐在我左手的董娜·米拉貝拉——她是我的親戚，是我的禁衛軍副官長的夫人，董沃斯的第埃果夫人，他已經上了天堂了。她現在是個寡婦。我們想起來很悲傷的。我們的那位副官長，真使人忘記不了，他很愛吃，吃得太多的野鴨子和魚兒。就這麼拋棄了人世。上帝，他叫了去，其實在太早了。他給我們的遺囑說，要好好的保護他的年輕的夫人的平安。這這位夫人，米拉貝拉，是我們心上的寶龍，她不管一切，總是

很快樂的。她甚至於在這個鄭重的時候，還是起不掉自己的『桃腮』上的迷人的笑渦。我們的國家難道能夠不保護這樣的美人兒？而且這是我的朋友的夫人，而且她已經有個兒子，雖然這個兒子因為天文上的原因，在她丈夫——善良的第埃果死了之後十三個月才生出來的。可是我們擔任了保護美人的責任，我們就知道自己要受着什麼樣的災禍。因為很早就有個大漢亞非利堅，用那種畜牲似的愛情，要想用迷人的米拉貝拉身上來——這個人不是什麼別人，他正是威魯西班牙人和薩摩清人的異類魔道。這個人就是那個黑種的大漢，他天天早晨用拳頭打象的額角，就這麼一隻一隻的打，每天要打死十二隻象來玩呢。而且他——非洲內地的黑種，黃黑種，綠黑種人的首領，他還帶着黑種女人的駝鳥隊，這些女人騎駝鳥的本領實在大，真是危險的軍隊。我們早就料到，早晚一定為可憐的米拉貝拉和這個敵人衝突起來。現在，果不其然！他這個一丈半的大漢，向公使，副才，咬牙切齒，走出去。在這裏的人，差不多大家都聽見他最後說的幾句話：『你們既然不願意好好的把米拉貝拉交出來——這個昏蛋的異端叫着——那就聽我們主子的命令，叫一個西班牙人出來和我決鬥。讓劍來決定——是我空手回到沙漠裏去，還是你們把所要的那個女人交出來，再拿出你們的三分之一的領土來做她的嫁粧。』這個昏蛋的異端，竟沒有想到我們可以拒絕他的

吉阿德

抹威。他也知道西班牙的光榮不許我們這麼辦的。如果我們的偉大的客人不在我們宮裏，那我們只好自己穿起羅宗的盔甲來，我們的基督教的劍要和那個沒有信仰的異教徒的刀交鋒了。但是董吉詩德是被煙追者的保護人，他所在的地方，自然要委託他來保護董娜·米拉貝拉的貞節，保護西班牙國家的完整和光榮，同樣也就保護基督教堂的尊嚴。吉詞德武士你同意不同意擔任這一個功績呢？

偉大的主！在這個可怕的時候，我心上非常的氣憤，我請你估量估量你的臣子之中有沒有比我更高明的人？我是誰？我只有一个決心罷了。命運和良心叫我去爲着慈善而鬥爭的時候，——我是去的，我怕的是逃避這種命運的命令，這對於我比死還可怕，怕得沒有限度呢。我的聖副本領不過這樣說了。對於良心的聲音絕對的服從，如果冒險的只是我的衰老的身軀，那有什麼可怕。然而我的失敗要連帶到一位夫人的幸福，要連帶到主上的聲名，要使國家受到極大的損失，要使教堂受到侮辱，這可不同了。只有我相信實在沒有人可以代替我的時候，我才能夠承認我的良心的確叫我冒這樣大的險。你們武士們，有着鋼鐵似的筋肉和寬闊的胸膛，你們青年們，有着敏捷的眼光和閃電似的動作，——你們去罷，去和那個蠻橫的怪物亞非利監打仗罷。

國公 羅敏以爲口也此慈悲相獨武士靈。吉訶德。高明呢。

(沉默)

我們上帝，其名，良心，卻不叫你睡，蓋。吉訶德。

吉訶德

國公，請你允許我禱告。(把頭低下去。大家在猶背後做祈禱，甚爲不笑。)

吉訶德

(站起來) 爲着全宇宙的聖潔幸福，我決定了。我不相信上天的力量會使我這一次，的鬥

爭成爲最後的一次，因爲我的犧牲的決心是純潔的。我願意犧牲的，不但是這個泡影似的痛苦的人間的生命，而且是那永久的心靈的生命。然而，我一定要勝利的，這個勝利對於慈善和光明是需要的，對於愛是需要的。

(一個穿黑人，頭上繫着包頭布，拿着一個奇怪的別針，走上。)

國公

這是誰？

祭司

你是誰，很蠻橫的走進來的人？

黑人

最偉大的黑人馬赫談德·賽赫·亞非利堅的公使。發抖罷，他來了。

(而馬赫談德，穿着黑，帶着鼓，一個穿着得得奇古怪的掌旗的，拿着一面花花綠綠的旗子，最後是一個高大的黑人，穿着金色的盔甲，種着蛇頭髮的頭上戴着二頂錫齒狀的王冕。)

國公 呵！你在這裏，可恨的吃人的亞非利堅！你在這裏碰了第一個克服你的人了。

吉訶德 山嘉，把我的盔甲武器給我。

（山嘉慌忙的走下。）

這就是他，這個克服不了的黑人。O！如果只靠體力就可以打勝仗，那他很容易打碎我這個衰老的沒有力量的身體的。然而，慈善的——表面上總是很衰弱的，慈善拚命的要爭得自己的勝利的。發抖罷，亞非利堅，難道你不看見我背後的女琪兒。

（亞非利堅很快樂的很慈善的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齒。）

吉訶德 你笑罷，異教徒，我在禱告。

（山嘉拿著武器走上。他幫助吉訶德穿上盔甲。）

吉訶德 我的可憐的護胸甲，你要比金鑽石還硬才好，精神上的堅定和信仰叫你鞏固呢。英雄的盔帽，被野蠻人的手變成了剃髮師父的洋鐵盆，可是在上天選定的爲着正義而鬥爭的戰士的頭上，你發光罷。我的慈善的老劍，愛的力量指揮着你……唔……我來了。

胖黑人 最强的亞非利堅，神的發怒，超等的武士。

（開始打起來。吉訶德方面是很認真的。黑人方面顯然是故意調頭笑的。到處都是勉強敷衍着的笑聲。吉

訶德累得受不了。黑人把他的劍打掉。

胖黑人 把劍揀起來，武士低下頭去。揀起來，偉大的亞非利堅准許你的。

（大家大笑。）

吉訶德 上天的力量！難道我心上還有個人的高傲？我低下頭，揀起來，死或是勝利！

（黑人立刻又把他的劍打掉。）

（大笑。）

胖黑人 低下頭去，揀起來罷，武士。

吉訶德 這是怎麼一回事？——幹到底好了。爲着什麼命運這樣懲罰那位夫人，主上，西班牙和教堂！

——不要是爲着我這個區區小人罷！

（黑人第三次把他的劍打掉。）

吉訶德 完了完了……打死我能！

（黑用人用刀平着打他的頭，很用勁的打，打得吉訶德倒在地上，像雷打似的，失了知覺。大家哈哈大笑。可是這個大笑中間忽然聽見了斯德的抽噎的哭聲。她逃了去，黑人都走了。）

國公 山嘉用水潑潑你老爺的頭，叫他醒過來。他打敗了。他把我們大家都害死了，山嘉，可恥呀，可恥

呀！

山 嘉 仁慈的大人老爺們，我看你們故意踐踏我的好老爺呀。

國 公 這樣嗎？把這個昏蛋帶下去。

（有人抓住山嘉，把他拖下。）

帕波，把這個吃飽了的老鬍子弄醒過來，現在我想最有意思的把戲要來了……

（帕波走到吉訶德身邊，給他開一種什麼藥，用什麼東西替他擦着太陽穴。）

帕 波 這個樣子。我的可憐的帕拉廷（註）你的眼睛張開了。坐起來罷。不要不要，暫時不要站起來，你還太衰弱，要跌倒的。

吉訶德 給我死罷。

帕 波 幹嗎？你的死是沒有用處的。你的活自然也是同樣的沒有用處。輸是已經輸定了。

吉訶德 （用手擦着臉。）可恥！如果我的心是澈底清潔的，上天的力量不會不寬我的！

帕 波 上天的力量，上天的力量，這都是無聊的，你這個可憐的人，你自己身體的力量早就不管你了，

（註）帕拉廷（Pala廷）是希臘的一類，像是一般的「提提神」的代名詞，因為有一種神話傳說，說「Pala廷」地方沒有天，金是這神祇的僕從。

你根本就不應當去和那個大漢打仗的。

吉訶德 (勉強的站起來) 那打勝的人那裏去了?

帕波 他已經走了,可是也要來把他所要求的拿去的。

吉訶德 (對米拉貝拉說) 美恩的夫人,你還在這裏?我只請求一件事:那個惡漢再回來的時候,叫他跨過我的屍首才能夠碰着你。

國公 這都是多餘的了,董·吉訶德你已經打敗了,我們自然都跟着你敗了。我們太信仰了你。

吉訶德 安琪兒,安琪兒,你們爲什麼不管我了呢?

米拉貝拉 我不反對,准許董·吉訶德到那個亭子那邊去勇的看守一夜,——我是要躲在亭子裏的。

我可憐這位英雄,讓他再保證我一次而死罷。

吉訶德 O! 慈善得神奇呵!給我舐一舐你的衣服的邊沿罷。

國公 一切都完了,甚至於我們的聲名。武士,不要走近我罷。你還是走開些好了。你要懂得:我看着你,必止是多麼難過呵。

吉訶德 (搖擺着,舉着小狗,對着國公的山巒說) 山巒……你的肩頭。(他們兩個人走下)

(哈哈大笑)

公、夫人

這些層層，真是學都學不像的。

譚爾却

這真惡笑得人出眼淚。可憐得人肚子痛。

(哈哈)

(幕下)

第

四

場

吉阿德

園公的花園，右邊是雕刻的很精緻的房廊，波莫納亭，左邊是幾堆草樹，舞台深處是池子和秋天的濃
霜的樹林，蓋了吉阿德，在月亮底下守著。

我想，已經是半夜了。誰也沒有來過。只有兩個影子閃了過去，一下子就過去了……我覺得這就是白天裏我聯合了的那兩位。正當嗎？誰知道……我想着：上天就是爲着這件事，所以罰我失敗的。讓我也去罷！——幸福是他們兩個兒的責任，由我來負。我自己願意的。然而我的勝敗所牽連到的人呢？誰知道。命運是真實奇怪，我有許多次這樣的經驗了。也許，今天那個惡漢就要自己碎壞自己的骨頭。變成個殘廢的人。那就大家都得救了，自然要除出我，我是該受羞辱的。（稍停）真的，我爲着我自己再也不找一絲一毫的幸福。所以我很容易說：命運，拿我這條命去罷，贖我的罪罷……這條命，我還要牠幹嗎，這又算什麼功績？像伯爵和公夫人那樣花朵兒似的，放着光彩的青年，要是能夠爲着別人的罪過犧牲自己——唉！這才真正神奇，我相信：命運一定很慈善的接受這種犧牲。然而，讓他們享福罷。誰能夠享福，讓誰享福好了……而我……我們是誰護的。我想自己始終還是想得太多。（稍停）世界上一切都是神祕的，這在月亮底下是很清楚的神悟……這對於人是死滅了的。我嘴裏講出這樣的語來，雖然大激烈，然而我不大相信聖經了。可是，我相信上天的力量。有時候我簡直覺得這些力量在我的旁

說我愛牠們。固然，牠們一次也沒有給我什麼類似於幸福的東西……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甚至於一切有知覺的生物，——結構得真正奇矯，這也是對的。可是，我時常覺得很清楚的，是：我們是在經過痛苦的試驗。這又有什麼結果呢。上帝，或者天神，饒恕我罷，——然而我有時候覺得，我經過了這些試驗，始終證明我是純潔的。這種時候，我對於新的生活的某種極高尚的幸福就有了深刻的信仰，我就覺得到滿腔起來的快樂。（稍停）在月亮底下我常常一個人自己給自己說話。我很年輕的時候，我往往對着月亮唸詩。詩思像泉水似的湧出來，簡直是禁止不住的。我自己被我自己的靈感嚇住了，差不多要以爲有一個神祇在那裏給我的心說出這些字句和調頭。（稍停）我還記得起幾段……我十六歲的時候，我的姊姊露露和西爾。露露和西爾已經老了。她哭着。我儘我的力量安慰她。可是，自己心上難受。那天有月亮的夜裏，她走了，我很久很久的大門口看着街上……那時候我忽然間說出詩來了……我現在還記得幾句：

好姊姊，月亮底下我們的路是清楚的，

這條路上籠罩着的是悲哀，

和遠遠的烟霧混合了起來。

看罷，一會兒休息的地方也找不出，

好姊妹，我們要走上無窮的道路，

這條道路，一直的往下斜，要是

再過去，就靠緊了倒掛的岩石，

一直到那個急遽的河流的去處。

左邊是石頭，赤燦燦的峭壁，

右邊是大海，深得看不見底……

誰要是走到了這個盡頭，

他就沒有路子，這種時候

我們就擲下去，也是齊然的，

咱仨個，個兒的要摔得粉碎，

沒有用的，爭鬥是要丟廢的，

你還是高傲的熱住你的腿腕。

我記得，我唸到這個地方就哭了。也像現在一樣，我看着月亮。後來，突然唱出了這首詩的末尾

我們摔下去，可是好姊姊，聽着罷，
爲什麼我這樣突然間的快樂呢？

那認不得的朋友，低低的給我說了什麼，
那看不見的鳥兒，唱來唱去唱了些什麼？

「你摔下去」——鳥兒唱着——

「我們用翅膀來搖着，

把你和你姊姊伊納濟利亞

拾起來就往天堂裏飛去呀，

天堂的大門給你們敞開：

榮華正從悲哀的路上來。」

這樣，姊姊，盡頭快來了，

準備着，咱們要飛起來了。

(稍停。) 我——真——把這首詩告訴我姊姊，可是，我後來就永久沒有看見她。我現在真正快樂

穿領了。老實說，雖然我的身體已經打壞了，我還是決心要飛的……我是有決心的。（思索着。）

米拉貝拉（在亭子的窗子裏）：嘶嘶。武士吉訶德，這是你

吉訶德：我在服侍董娜·米拉貝拉。

米拉貝拉：你一個人在保護我。

吉訶德：我沒有看見別

米拉貝拉：這些膽小鬼！

吉訶德：不是的，他們是受着條約的束縛，他們沒有權利來保護你，我失敗了的那一次的決鬥是有這
麼樣的條件的。然而我在這裏，準備着死。

米拉貝拉：那個大漢怎麼倒不來。

吉訶德：天竟這早呢。而且他白天裏也會來的。

米拉貝拉：董·吉訶德！

吉訶德：沃斯的董娜。

米拉貝拉：你就算是打敗了，你始終是偉大的英雄。

吉訶德：我是區區小武士。然而，如果你的清白的心靈饒恕了我，上天也一定饒恕我的。

米拉貝拉 完全完全，全饒恕給我的手鬆個嘴罷。

吉訶德 箇子太高了。

米拉貝拉

你站到小臺階上來。把你的劍丟掉，把武器拿開。這個樣子。站上小臺階來。哈哈，你要摔下去。你抓緊了那個小柱子，唔，給我的手鬆個嘴罷。這樣，把你的手給我，好，伸到這邊來。

吉訶德 你要幹什麼？

米拉貝拉 給恩人的手親個嘴，這隻手爲着我打了仗，並且還要打呢。

吉訶德 我不能夠允許……

米拉貝拉 我要求。我請求。

吉訶德 親愛的姑娘，我真想要有這樣的一個女兒。哪，這是我手，可憐的，發縷的，很瘦的手，這隻手還沒有做到，要做的十萬分之一的好事。

(米拉貝拉抓住他的手，用一根橡皮條把他扣住，綁在窗簾子上。很放縱的哈哈大笑。)

吉訶德 這是幹嗎？爲什麼你把我捆住了，米拉貝拉。(很害怕的) 沃斯的蓋娜！她走掉了……她把我的手捆住了……這是幹嗎？我很不方便……又痛……痛死了……腳要滑下去了……立刻要吊起來了……刑罰，刑罰，身體上的心靈上的刑罰……可笑的刑罰……痛……忍耐罷。

董·吉訶德，忍耐着你的滑稽的刑罰罷。（稍停。他漸漸痛，隨後又起來。）O！我的……血管要爆開了……苦呀……上天的力量，給我忍耐的精神——或是失掉知覺，或是死罷。

（稍停，斯德拉很快的走上。）

斯德拉 董·吉訶德，你在這裏幹什麼？你那個樣子算什麼，你在窗子裏找什麼？

（吉訶德不做聲。）

新德位（看） 阿！上帝，你苦死了……他被人家細住了……武士，快馬上來給你解開。

（跑進窗子，一會兒在窗子裏，出聲解開那，結吉訶德跌倒。）

斯德拉 跌倒了……你摔着了董·吉訶德，你活着？

吉訶德 我活着，好孩子。

斯德拉 謝謝聖母馬麗！

吉訶德 我還活着，可是我被人家消滅了。

斯德拉 她很混賬的問你玩笑，發忍，卑鄙……你值得嗎？

吉訶德 好孩子，我甯可不懂罷。

斯德拉 走罷，快些走罷。我因為聽見她的兇惡的快樂的笑聲，所以跑來的，並且聽見宮裏都在哈哈大笑。

笑，聽見伯爵的激烈的聲音……我知道他們又想出什麼惡主意來……替你了，所以我來了……
：謝謝聖母娘娘，我居然來救了你的痛苦，快些走罷。

吉訶德 伯爵想出了……（還站着不動）我不走。馬理亞·斯德拉。

斯德拉 我求你……

吉訶德 我看見一大堆火把的光頭。他們來了。我們給他們談談好了。

斯德拉 可憐的武士，又要受苦了。

吉訶德 不，火把，國公，公夫人，翰波，讓烈，公子們，夫人們，幾個僕人（同走上）。

國公 等一等。讓把劍解開了，把我們……玩笑弄壞了。一半。唔，反正一樣……（走近吉訶德）基督教的

叛徒！（一箱銀的沈默）深掙脫了極皮帶，你就想躲避嗎！這隻狗，竟敢看相我倆姪女。不要臉

的臉，說說那些鬼話，爬到她的窗子裏去。

吉訶德 瘋了……

國公 什麼……

吉訶德 壓下狗了。我醫得了。你們一直在鑽雞……你們因為我把你們害正經人，把你們的話當正經

話，你們就鑽雞……好的，這去的，不必再說了。我的罪過比你們還大。然而從此之後，我禁止你們

和我開玩笑，就算你們是皇帝和教皇。

國公 這是什麼話？他這樣淫賤，這樣卑鄙，還要威嚇。

吉阿德 這樣的滑稽戲的腔調，一句都不用說。我要把這個變成悲劇，你侮辱了武士，公爺，你侮辱了巡

行武字的尊嚴。你，或者誰願意代替你的？我提議給他來一個拚命的決鬥。哪，這是我的手

套。（他把手套弄到地下）（註）大笑。）

國公 （笑得很滑稽）這是一齣戲，好的，好的，老傢伙，拿你的錢，叉子罷。我

公爺給你面子。喂，大家聽着，我要打掉他的劍，我用我自己的劍打他，像打小學生一樣。

吉阿德 殿下，準備着。

（打起來，吉阿德用極大的力量把公爺的劍打成兩段。）

國公 喂，誰在那邊，把這個混蛋抓獲，就賞他這筆錢。他竟敢拾起手來打自己的主上！

侍衛 （安心下來）你的玉使君果然得來的。○，小正統宮廷，統治着這個倒運的國家！哪，我丟掉我

吉阿德的劍，不要怕我這個老賊。我甚至於沒有說裝着，在具有惹一筆感可拍，因為憤怒的安班

兒同行我。

國公 （尖刺的對吉阿德，決鬥的規定，丟一袋手套是決鬥之前的挑戰，誰揀起這隻手套就是接受挑戰。

圖 晏 (尖厲的叫着) 把他帶到監獄裏去鎖起來!

(差役抓住吉訶德往下拖)

吉訶德 小姐，馬理亞，斯德拉，我恭敬的給你鞠躬，願意你有幸福，我的甜愛的孩子。

斯德拉 我跑，要趕緊……我不准他們。(匆從窗子裏走開)

(吉訶德被人拖了下去。公和他的侍從走下。)

斯德拉 (跑上，只碰着一個讓爾却) 你。你。O……O……O……我怎麼說得出我對於你的極端的

輕視……吃人的小丑。(走下)

(稍停)

讓爾却 多麼美的美人兒……她這一忽兒是多麼體面。憤怒的安琪兒也同着……她是怎麼輕視我。

我要怎麼報她的仇讓爾却讓爾却難道你不輕視你自己吃人的——小丑。還要壞些……純潔。姑娘是不知道的——讓爾却讓爾却你是多麼醜，多麼卑鄙，多麼討厭……

(伏在椅子上的笑)

(幕下)

第五卷

學 刊 報

「這樁裏的」一間屋子，畫吉訶德躺在板床上，從窗子裏面透進一些暗淡的黃昏時候的光線。山嘉和獄卒低低而感激的談話。

山嘉

「是的……很，很慈善的武士。世界上最熱心，最慈愛的。嘛，可是總是要離開……不是……就是挨打。我給他說：『武士老爺，你錯了。現在真正的世界不是你心裏的世界。』他的回答是：『這是世界錯了，我給他說：『反對世界是不行的。』他說：『反對良心也是不行的。』」

獄卒

「良心沒有良心也不錯，因為三心兩意的——什麼事都要幹，那就容易犯罪。可是有了良心也不好，因為良心不肯安分守己的和大家一樣的想法。沒有良心要犯罪，良心太多了也要犯罪。我講的也就是這：要聰明一點兒的過活——就不要什麼良心。要知道人家要你幹的是什麼，你就幹自己的事情，別給人家去搗亂。要做羊子，不要做狼，也不要做在家獨自養做羊子也善做聰明的羊子，不然大家又要幹你。」

山嘉

「這事會露出些牙齒給人看，要應用得着的話，不過牙齒與姓露給露沒有用的，處看露水傢伙挺胸凸肚，對大人物卑躬屈膝，——那就一定長命百歲的了。」

獄卒

「露和露真是夠了。不該是這樣，以前在自由的鐘塔裏腳底下就是這麼過活的。我的孩子和老蔡也和我一樣，都長安守己的。現在……唉，典獄老爺的個生活多麼苦啊。」

山嘉

「老蔡也和我一樣，都長安守己的。現在……唉，典獄老爺的個生活多麼苦啊。」

獄

卒

山嘉，爲什麼你不丟着他走呢？難道他給你這樣多的錢嗎？

他什麼也不給我，不過答口派我做一個海島上的省長呢。

(獄卒笑話。)

我自己也知道，省長是做不成的了！假使我現在還跟着他，那倒也不是爲着什麼海島，而是爲着可憐制。他的人真是太好了。

獄

卒

山嘉，那些打你們的人的確打得錯，做人要做個實際的人。你既然跟着這個馱子，還說是爲着什麼感情，——那你自己也是個癡子。

山

嘉

(拘塗到萬分樣子) 是呀，是呀。

獄

卒

我是講實際的。可以做好人的時候，就做好人，應該要幹點兒卑鄙的把戲的時候，我也就幹。這就是講實際，這才是真正的聰明。

山

嘉

不錯的，確不錯。現在我們坐牢也坐了兩個禮拜了，我的老爺一天天的壞下來了。給我們談得起勁。他起身就要問：『我做了個什麼夢呀？』就這麼談起來了，談那許多奇古怪的事情。他叫我聽得這麼許多，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學我那匹灰色驢子爬在地上叫呢，還是喝得個大醉去做小鬼？

獄卒 他睡得那麼多。

山嘉 典獄老爺，他是爲着要做夢呢。他說：——監獄算什麼，我在夢裏還是自由的，甚至於還飛呢。

獄卒 (看山嘉，山嘉笑着) 他也許現在就在飛哪。

山嘉 有什麼好處……等一會兒又要做許多詩了。我以前倒沒有見過他這個樣子。現在，他差不多時時刻刻都在押着韻的說話了。有時候我求他：武士老爺，我崇拜的好老爺，至高無上的蓋·吉訶德，你不要說「詩話」罷，可憐可憐你的苦跟班的罷！一點兒也沒有用處。(思索着) 我已經覺得我自己也在做詩起來了。

獄卒 有點兒不妙罷。

山嘉 譬如——

O，上帝，上帝呀，我的上帝，

我要擦靴子，可沒有東西，

或者——

以前，我也吃的，可是像一隻野鳥，

現在，悶在監獄裏面，吃葱和麵包！

獄

卒

你倒做得不錯。

山

嘉

（有一點兒不好意思）

我還做了一首詩，是說你的呢。

獄

卒

怎麼樣呀？

山

嘉

（朗誦）

要思賢獄騰破啦。

那才儲七八相哪。

這裏要突然跑一個空。

當心哇，真獄的差公公。

平服破的呀馬也擇得下來。

呀！一聞試試看，來，來，臭得來！

獄

卒

很好。內容有意思，形式也漂亮。我尤其喜歡你那末了一句——「來來……來。」

山

嘉

（很得意地）

「一聞試試看，來，來，臭得來。」

獄

卒

你還是嗎？

山

嘉

這是破章在賦「畫角」呢。

（孩子外面很發慘的吹着牧童的「笛角」）

獄卒 他吹得無聊得很。要尋死哪。

山嘉 是阿……可憐。

（兩個人都靜着）

山嘉 我在無花果樹底下……也有過多麼快樂的日子呵。（歎氣）

獄卒 我從來也沒有過自己的屋子，自己的無花果樹。

（吉訶德拾起頭來）

山嘉 他醒了。典獄老爺，你去罷。

（獄卒向吉訶德那邊看了一眼，坐下，吉訶德在床上坐起來，向四邊看。）

吉訶德 山嘉，我早就張着眼睛躺在這裏聽了，那牧童吹得多麼好，叫我心上是那麼複雜那麼細膩的

情感。我想這樣來說……

山嘉 慈悲的大老爺，你又要說「詩衝」了？

吉訶德 是啊，這種「詩的話」是叫人和安琪兒親近的話哪。

山嘉 安琪兒說的話是詩嗎？

吉 訶 德 正，而且他們還唱呢。

山 嘉 這倒有得得很，可是，原來……也許與厭……的罷。如果世界上大家都要唱詩，那我當可搬到月

亮上去了，人家說月亮上的一切都是不做聲的。

吉 訶 德 你現在還在世界上，請你自己別做聲罷，聽着：

○你唱的是普通的可憐罷。

你心裏可有_一是憂愁和慈愛。

你給我說可憐些苦人罷。

我心裏要生長那慈愛的悲哀，

像花一樣的生長——

沒有罪過的賤骨。

要知道在這倒震盪幻的人世間，

人是多麼可憐，多麼可憐，多麼可憐！

山 嘉 (思索着) 這一次我有點兒懂得了。平常，你說「詩話」的時候，我什麼也不懂。

吉 訶 德 可是你用「心」去感覺呀。

山 嘉 用「心」……還是用的鼻子罷……你抬起了頭這麼叫喊的時候，你的靈魂特別得勁的時候——我的鼻孔表面就要發癢起來，我趕緊去摸摸鼻頭，叫他不要打噴嚏。

吉 訶 德 可憐的山嘉，有一個問題叫我爲難，你的靈魂也是不死的嗎？

山 嘉 啊哈！

吉 訶 德 我們死了之後，你不能刻再徵我的跟班的了。山嘉，你是要落後的……你想想看，假使我們死了……

山 嘉 上帝保佑！

吉 訶 德 我的靈魂，我是知道的，牠一定要飛的。也許牠的翅膀不這麼結實，像小鳥兒似的。可是，天上的朋友，有原諒我的，會來幫忙，我的靈魂始終會飛的。而你的靈魂呢？你的靈魂，我怕這是一條毛蟲，可不是蝴蝶兒哪。

山 嘉 我無論如何不離開你的，無論如何！無論如何！自然，我的灰色驢子趕得上你的羅息南德馬，大概是因為你的馬是諾亞的「櫃子船」上的馬種（註一）可是，我自己也會想點兒法子的。

（註一）「諾亞（Noah）」「櫃子船」——是聖經上的一艘船，諾亞一家人在大洪水的時候，藏在櫃子

裏，流過海而得救的。這裏是說那匹馬特別走得慢，所以說牠是「櫃子船」上的馬。

我的靈魂，無論怎麼樣，也向着你的靈魂去的地方爬過去的。你總有休息的歇腳的時，我的靈魂總有追上你的希望，我的靈魂總要一直爬，爬，一刻兒也不休息。

吉 阿 德 好山嘉，安琪兒會把你栽在他們的大翅膀上，一塊兒飛去的。

山 嘉 阿們！現在我去看一看，薄已太太（註二）給什麼東西吃。

吉 阿 德 去罷，山嘉。

（翻得吉阿德一個。）

我做着神奇的夢，有預兆的夢。剛才我夢見末日審判……我在很高的白雲堆裏，站在一個什麼人的面前，他臉上放着那麼亮的光，看都不能夠看他。他給我講得很嚴厲，很威嚴。他說我的慈愛……我的慈愛……可見我不懂得爲什麼說我的慈愛不好。打雷的聲音震動了天地，另外有一個人用淡紅的雲彩很溫柔的包圍了我，他請求審判官不要罰我的正直，你不要，不要，你不要罰他的……他的……他的正直。』他說了什麼樣的正直，可是我都不記得了……奇怪的夢，厲害的夢，監獄裏的生活比世界上更加豐富，在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打擾着我的心靈（稍停）我總是想起什麼殺人來，我總是想他們也……這監獄裏，他們的神氣就忽然活龍活

（註二）薄已太太是獄卒的名字。

現則出現生我的前頭，簡直像活人一樣。（閉着眼睛）譬如馬理亞·斯德拉——她那種皮色多麼迷人，可交的新角，悲哀的櫻桃似的嘴唇，那個眼睛，碧藍的像兩顆星，多麼神奇的像安琪兒似的姑娘。

（監獄的門窗間的開關，斯德拉提着一隻籃走進來。）

吉·阿德

（閉着眼睛）O，可愛的馬理亞·斯德拉，願意你有幸福罷。我要你有時候想起這麼一忽兒

……不要，不要，這一定是痛苦的一忽兒。你已經吃着許多苦頭，可愛的，沒有人保護的，心肝：

……

斯德拉

蓋·吉阿德

吉·阿德

（睜開眼睛）這是做夢！

斯德拉

是我自己。

（稍停）

我給你拿了些果子，乾麵包，一點兒野味，一點兒酒。我不能夠得到公爺的准許，他不許我來見你。他一聽見你的名字就叫喊起來。我這定貫通了典獄官來的。這當然是不好的，可是聖人說的，爲着好的目的可以用壞的手段。

吉訶德 什麼？O，姑娘！這種可怕的話，也不要上你的乾淨的嘴。你能夠講什麼目的呢？目的是在命運的手裏。做好事，說真話，其餘的事總趕上天去安排。

斯德拉 你一個直心直肚腸的人。

吉訶德 可是，我謝謝你，公主，謝謝你來看我，你的欺騙是可以饒恕的，不過不是因為目的好，而是因為動機好。你是因為可憐我而來的。

斯德拉 不是，不是，董·吉訶德，不是可憐，而是無限的敬重和崇拜。兒的神氣，我對於你就不是可憐，而是無限的敬重和崇拜。

吉訶德 聖母親娘！你在這種黑暗的地底裏，送給了我多麼寶貴的精神！

斯德拉 董·吉訶德，把你的手給我，我要和他們親嘴，請你准許我鑽進你的心窩。我沒有父親，O，董·

吉訶德！我的周圍，我看不見一個好人。我是這樣希望有父親的慈愛。

吉訶德 （很小的抱她） 到我這裏來，我的可愛的寶貝的女兒。（他坐在凳上去，她坐在他的腿上去）

我在自己的膝蓋上覺着有個孩子坐上來，也是很甜蜜的。

斯德拉 董·吉訶德，你不要太相信人，如果我是你的女兒，跟着你到處去，人家就不會那樣欺騙你了。

你的人可那麼好，那麼聰明，那麼有力量，大家馬上就不再當你是傻瓜了。笑你的人是多麼卑

你的聲名是多麼容易得到尊貴的光榮呵。

吉訶德 我知道人家當我是瘋子。

斯德拉 (緊緊他的身體) 這是因為你那麼好，那麼光明，像天神似的尊貴慈悲相的武士。(和他親吻)

吉訶德 公主太親熱了，心上都痛呢。

斯德拉 我是多麼孤獨！你的親愛是多麼甜蜜！董·吉訶德你已經上了年紀了，你是個巡行的武士，有着可笑的聲名，我可願意整個身體都交給你……一切……一切都……我們倆……是孤獨的，都是和大家合不來的。

吉訶德 (突然間跳起來) 請你走開罷，公主，我是不配的，我是有罪過的人。(對她揮去手，悲憤地)

斯德拉 出了什麼事情了？

吉訶德 我請求你，我哀求你，現在就去罷，現在就去罷，你也不用再來了，永久不要再來了。

斯德拉 我的上帝！我怎麼得罪了你？

吉訶德 安琪兒，我求求你，你碰着了誰的，什麼也不配的人……走罷。

斯德：拉！拉！拉！親愛的武士，親愛的武士！

吉訶德：O，你走罷，不要叫我受罪了！

斯德：拉！拉！拉！跑開門，同轉身去，陪著吉訶德，做著放動的手勢。

吉訶德：（往後退，她走下。）

吉訶德：（大步隨步的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站住，用手抓著頭）不得了！糟糕，糟糕！真古怪！向誰去懺悔呢？你們

監獄的牆壁呀，你們看見了我的受苦，你們兇頑呀，你們是到處都在的，你們看見了我這樣的

老年人，在膝蓋上抱著一個姑娘，自己說要做她的父親，可是感覺到了……到了……默然的

衝動……你們要說什麼……O，不得了……

山：嘉（從旁進來，快進來）：蒲巴太太陰陰的笑，看見味道，不錯，好老爺，恭喜恭喜你的跟班帶我

嘉：（把蒲巴太太的兩邊的嘴巴都親了個吻）我似乎給你散了心了罷！

吉訶德：別做聲，混蛋！不要忘記對着天懺悔你這種罪過。

嘉：好老爺！如果你說話的意思叫，我懂得蒲巴太太不是我自己的老婆，固然不錯，可是與獄老

爺談着這位太太，簡直是不喝酒的人該着酒窖，好老爺，你得知道，如誤你以為和女人親嘴都

是罪過，那可要……請天老爺想個辦法，替我們改變一下。

吉訶德 許多事情多會誘惑你。可是，天老爺把我們生得這樣會犯罪。正要叫我們克服罪過，建立功績。既然這樣，我敢說——我十分敬重十分堅決的說——罪過是比功績好些。你還是不敢管什

麼功績好了。無論天神是怎麼給你說的，人的第一等的功績就是他把他天生的一切本領都拿出來。

(稍停)

今天怎麼特別這樣吵鬧叫喊，甚至於聽得見槍聲，典獄老爺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有人說是公爺在打獵。有人說是荒野裏忽然來了大批的土匪，兇犯他們在搶掠聖安東尼寺院。

(稍停)

蠢！吉訶德！你從沒有愛過女人？

(稍停)

你以前怎麼常常給我說起託波沙的美，杜爾清妮她……

吉訶德 別做聲！不要你做聲，因為你講的都是混話，你的說話湊在一起，也有點兒的鬼聰明——也許真是魔鬼的聰明。

山 嘉

(趕緊在嘴上畫了個十字) 這樣吵鬧，聽見槍聲嗎？一定在附近鬧了甚麼亂子。

獄 卒 (跑進來) 把咱們這監獄圍了起來了。好些人拿着武器，包圍着監獄。衛兵都逃走了。啊呀，這

是我的責任呀，我甯可死！——沒有通行證是誰也不讓進來，誰也不讓出去的。

典 嘉 忽然真的要你的命呢？

獄 卒 我想還是開門罷。

山 嘉 這叫做講實際。

獄 卒 正是…… (很快的走下)

吉 訶 德 這是些什麼人？

山 嘉 我們不用怕。皇帝也不能夠來搶我們的東西，因為咱們這裏什麼也沒有。皇帝的權力就都取

消了。還用說普通的強盜嗎？打死我們也就犯不着。他們自己是逃犯，一定是來放我們出去的。

(門大開，穿裝的巴勃塔陸續走進，跟着他還有兩個武裝的人。)

巴勃塔薩 蓋·吉訶德，好人，尊貴的人，你放了我們，我們是感謝的武士，你現在自由了！

吉 訶 德 老爺們，你們用了強暴的力量了罷？如果你們是爲着正義而行動的，那麼，你們不要忘記了仁

山 嘉 愛？

巴勃塔薩 (大笑) 傻瓜！現在我們在這城裏到處開槍殺頭呢。

(幕下)

第
六
場

很大的。一幢屋子，到處堆着許多武器，精緻有出兒十七世紀式的火器。中間放着三張桌子，巴勒塔圍坐在桌子邊用一枝藍毛筆寫字。德里戈、帕安、穿海軍胸甲披着紅大條毛茸茸的，很憂鬱的，走來走去，像字跡烏塗。他喊着，叫巴勒塔圍寫。

德里戈

鄉村的村長，穿衛或者地保之中，誰要是不立刻執行平民行政會的這條命令，他就是平民的敵人，二有可能立刻要像狗一樣的絞死。

巴勒塔圍

滾雷單的寫，立刻要絞死。」

德里戈

像狗一樣，這好得些。唔，這樣（截肩的走上）。

德里戈

我是莫菲諾的黃恩派來的。他請你們趕緊送馬去給他。一定要猛烈的進攻英倫納公爵的軍隊，叫他們不能夠轉身，叫另外的反革命軍隊不敢起來。

德里戈

昨天送了五百匹馬去。難道你沒有碰見過他們嗎？

德里戈

你走的那條路。

德里戈

山路。

德里戈

(走近他,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隨着,同志,你下次再這樣避開危險而繞這麼遠的遠路,

我可憐從最近的路上送你去看你的老祖宗!

德里戈

聽着,軍長,黃恩看見有馬去,要高興的不得了了。

德里戈

走罷。(在屋子裏不做聲地走下幾步。) 巴勒塔薩要想法子叫醫生到軍隊裏去服務。我們的病人很多哪。

巴勒塔薩

你下個命令。

德里戈

下命令是不夠的。該死的地方要在這地方鍛鍊。力量來保障平民的自由,必須要有紀律。不威嚇他們一下,這些混蛋只想躲在樹林裏去,或者自己去擄掠亂七八糟!我相信不絞死幾個

臨陣脫逃的傢伙,大家不會懂得自己的公民的責任。

巴勒塔薩

等一等,帕波(註)我有一個主意!(叫喊) 喂,外面有人嗎?(一個兵走上) 把地窖裏的巴

我的帕波薩在快一點帶上來。

兵士

立刻(走下)。

德里戈

唔,幹罷,我要和唱們創製爾米龍談一談。(走近另外一扇門) 軍長老爺請進來。

(註) 德里戈的姓。

魏爾米龍 軍長老爺，等你的指示。

德里戈 蓋·斯德洛（註）！恭賀你打下了六個寺院，四個堡壘，兩個城市。

魏爾米龍 我盡我的力量，替革命服務，軍長老爺。我魏爾米龍的頭可以砍下來，可是我們的尊貴的子孫

德里戈 （大膽的） 混蛋！

魏爾米龍 這算什麼？

德里戈 混蛋！你亂搶了一頓。你和你的一班傢伙，酗酒，胡鬧，你強姦婦女，你欺侮農民和牧童。你以為革

命准許你把尼姑脫光了從寺院裏拐出來的嗎？你這個畜牲得意了！呵！你在這亂七八糟的時候，把金子都積聚在你那個鬼祖母那裏。

魏爾米龍 我沒有——這又何必呢？

德里戈 別做聲！我相信窮苦的平民一定要勝利。你現在污辱了平民革命軍的名譽。假使不看你是有

過功勞的——簡直要把你絞死，掛在軍營裏的旗桿上。現在我「精鐵匠」給你一句最後的

（註）魏爾米龍尚名字

鷄爾米龍 話說使你和那一班流氓敢再來這麼一件混蛋的把戲，我一定嚴厲的辦你。可是，我全我那一班混帳又有什麼辦法？我是從許多兇犯的監獄裏去招來的，在許多流氓的

窩裏去拖來的。咱們自夥兒裏面講——他們只顧着自己發財，憑什麼革命不革命。聽着，斯德洛！平民是慈善的，雖然沒有智識，頭幾天的自由只表示些痛恨和報仇的心理，——

奴隸雖然被解放了，可還有幾天仍舊是奴隸。平民行政會現在實行鐵一般的法令，這是爲着平民的幸福。市民和良民爲着我們創造了新的政權，所以感激我們。誰在現在來搶劫他，就是革命的豈可恨的罪人。我們這種牢監獄的國家裏，只有最嚴厲的辦法能夠造出秩序來。這是我德里戈·帕支對你講的話。我德里戈或者把我的靈魂送給鬼去吃，或者能夠在西班牙造出個共和國來。不管這對於我和別人要出多麼大的代價。我代表的是平民，平民要正義和幸福，願意犧牲一切來達到這個目的。誰敢來防礙這件事，——就請他滾出這個地球。懂？沒有？

鷄爾米龍 懂了。軍長，我盡我的力量，叫你用不着請我滾出地球好了。要是辦不到，那又有什麼辦法——你請我滾就是了……

德里戈 還有你的軍隊，軍長，你們不要來試我的……

德爾米龍

那還用說，你是有力量的人，帕支。西班牙漸漸的在你的指揮底下跳舞呢。

德里戈

因為我的音樂是窮苦平民的調子。現在請你去罷！

(德爾米龍走下。)

兵士

(走上) 帕波醫生等了好久。

巴勒塔薩

放他進來。

(帕波醫生走上，萎靡的瘦削的，低低的鞠躬。)

巴勒塔薩

最博學的醫生，我現在給你自由。對不起，因為有許多事情，所以把你忘掉了。

帕波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倒沒有煩悶，我想了許多問題。

巴勒塔薩

有這許多新思想，世界都更加豐富了。醫生老爺，你現在就去招集京城裏的一切民族，一切宗教的醫生，請你給他們講，我們要在他們之中挑選出四分之三的人到軍隊裏去，軍隊裏的病

人多着呢。至於誰能夠去，由他們自己報名好了。

帕波

O！這些些偷懶的人呀，親愛的領袖！這些都富貴人的朋友，那些富貴的人已經給你們殺掉了，趕掉了。醫生對於你們只有害處。至少，他們不要逃散的。

巴勒塔薩

帕波老爺，我想召集一個會議，我來說服他們，——醫生的責任是要幫助為着平民的自由而

鬥爭的戰士。我想，有許多人是不會反對的，並不是所有的醫生都是些貪財的傢伙和慣性的奴才。可是，你是他們的首領，我們叫你負責。故意隨陣脫逃，妨礙我們事業的人，將要受着極嚴厲的懲罰。請你努力，要有勞動的保證，要有嚴格的檢查，叫他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仁愛」的責任。

帕 波

關於我自己，我倒是一個特別贊成自由的人。我在現在的公爺的父親的時候——換句話說，已經不是現在的公爺，而是不久以前的公爺，或者，最後的公爺的父親的時候——我常常講些這類的話，甚至於使老公爺，打我這個學者的嘴巴。我也算是紅黨呢。因為這個緣故，新公爺生出來的時候，不是我招呼的，是耶古達·朋·喬伯招呼的。我去贊成你們的。可是，我怎麼能夠保證呢？我問你會出事情的，譬如……

巴勒塔薩

醫生總是個好醫生。要記，大多數的醫生是猶太人和毛爾人，而我們首先給了他們完全的自由和安全。

帕 波

O！猶太人！你們知道他們是多麼狡猾的人？

德里戈

還用說麼！把他們解除了武裝，搶掠了他們，踏蹋了他們。你們剩給他們的，除去狡猾還有什麼？他們只好用狡猾來保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了。

帕 波 繞。我，我不知道勇敢的軍長是個伊·斯蘭爾德派（註一）。

德里戈 巴勒塔薩，你看，誰要替猶太人說句好話，人家馬上就說他自己也是猶太人。不是的，我是老老實實的卡塔龍（註二），可是，我是個正直的鐵匠，我主張要給大家都能夠呼吸。

巴勒塔薩 我和醫生們去談一談。可是，帕波醫生，你記着和平的說服沒有用的時候，就要用強迫的辦法的。我們需要勝利……

帕 波 ……我一定盡力贊助這個勝利，恭賀這個勝利。你們儘管用嚴厲的辦法好了，你們是人類幸

福的偉大的鑄匠，目的偉大，什麼手段都可以用的。

吉訶德 （走上，在門口站住） 一走進來我就聽着這種不道德的學說。

巴勒塔薩 醫生，我們不留你了，你的事情很忙呢。

（帕波走下。）

唔，可愛的董·吉訶德，我們的感情不錯哪。偉大的德里戈（手指着德里戈）編好了很大的軍隊，比國王的軍隊還利害，秩序，新的秩序，到處都在恢復起來。一片荒涼的火燒場，到處血腥氣

（註一）中世紀的一種學派，主張保護猶太教的。

（註二）也中世紀一種學派。

的土地上；現在將要有從來沒有見過的好收成了。帕支，你真好極了。你是平民出身的人，像上帝的雷電一樣。

德里戈 別做聲，你這個學生子！

齊訶德 你們早就答應聽我說一番話。現在檢着我的一點鐘……我要說了。

德里戈 對不起，不是一點鐘，是一刻鐘，我們給你約好了的。

齊訶德 （坐到椅子上去。）

（稍停）

我預先要聲明，我想了好久好久，現在又想不起來了。你們並不是殺人的兇犯，並不是天生的惡人。我想你們的犯罪，是因為自己有一種特別的慈善。這是可以使人敬重的。而且對於這種蒙着一層錯誤信仰的心，——真理的宣傳反而難於透得進去。

德里戈 我預先申明，我是忙得很，只因為巴勒塔薩端力的主張，才答應你枉化一刻鐘來聽這種沒有用處的廢話。

齊訶德 那對於你更壞，帕支，如果我的話是沒有用處的廢話，我誠懇的對你們說：我站在你們跟前，並不是簡單的拉曼伽的蓋·吉訶德，而是真理的公使。

巴勒塔薩

（笑着）……我們一定不注意的聽你這個道理的公使。我們很愛你，董·吉訶德，我們知道，你是愛成我們的。

吉訶德

我贊成你們，也反對你們。我不是擁護國公和他的專制呢？我不是認為富人的統治是考天爺決定的，是不能夠動搖的呢？假使這種境的秩序，值得肅清一下，像我們這樣的地球，也的確要肅清一下，因此要推翻這種秩序，那麼，我自然只會高興，可是，有一個條件，就是這種秩序不要推翻到了地獄裏去，而要把他的地位讓給天堂。我和你們講話，我是很清醒的，很理智的。我們大家是什麼？在我們面前不斷的只是些窮困，兇惡，昏亂的景象。難道我說這是你們不好嗎？你們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好了。可是，為什麼你們拿着不中用的材料就動手工作呢？現在這樣的火，還不能夠造成尊貴的人類。

巴勒塔薩

（O）是的，這一次董·吉訶德總算是清醒的，理智的了。怎麼人家叫你癡子，會叫出了名的呢？這難道是癡嗎？從拉曼御地方出來，為着要做些功績，幫助慈善，無論怎麼樣，為着這個目的居然還用劍和槍武裝了起來，——這難道就是你嗎？董·吉訶德假使你的話是對的，假使我們很親密的開始這種工作，是用的沒有成熟的材料，那你可以知道將來大家要叫我們什麼？將來入家要很滑稽的表示着尊敬，叫我們是董·吉訶德了。

吉訶德 唉……是的……你的這話是要罵我，可是我不過要糾正些個別的不公平的事情，你們可動手來改造一切了。所以我要求阻擋我的這些發瘋的徒弟，如果你們都已經是……
吉訶德

德里戈 我們並不是董·吉訶德，平民的忍耐已經到了極度，他們暴動了起來。我們儘自己的力量，用自已的武器，替平民服務。難道讓貴族回來，讓他們的馬蹄來踐踏，讓平民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之下滅亡，難道讓暴徒不民滅亡就更好些嗎？

吉訶德 不是，可是事情既然開始了，就要把陣好好辦。你們聽着，用斷世界的態度，去對抗世界的黑暗。現在你們的監獄可裝滿了為着政見而被監禁的人。你們的那些奴，正在統着自已的和別人的血。你們有的是死刑和正法。所以，我這個老武士不能夠不起來反對你們，因為現在你們，你們，你們是強暴的人，而她們是被壓迫者了。

德里戈 (對起來) 我沒有功夫聽這些廢話。爲着最偉大的善惡的戰爭正在進行着。要勝利，要鎮壓敵人，不，敵人就要打倒我們和我們的希望。一切都要着勝利。意志薄弱的人，請她們快見鬼好了……或者……去見上帝好了。貴族和平民不能夠互相饒恕的。不是水就是火。不是我們，就是她們……夠了！

巴勒塔薩 董·吉訶德，你說的語是對的，你答覆你孫的做些好事，至於會不怕強暴的，可是一看見廣闊的天空，你就頭昏了。你是個近視眼，武士。

吉訶德 (也站起來) 我請求你們想一想，就算你們的目的是高尚的，可是你們一定達不到這個目的。你們要想領導着平民過黑暗，你們一定要沉在黑海裏面。

巴勒塔薩 董·吉訶德，你的信仰這樣薄弱，你是「太理智」了。也許這是因為你自己始終是個貴族，你是貴族的公爵，貴族的傳統思想和傳奇小說所教育出來。

吉訶德 我預先告訴你們，我只要看見有強壓迫者，就算被你們所壓迫的，就算是用一種新的正義的名目來壓迫的，——其實這種新的正義也不過是舊的正義的同胞姊妹，——那我就一定要幫助他們，像以前幫助過你們一樣。

德里戈 我們也要和國公一樣把你關在監獄裏去。

吉訶德 這是你們自己要和專制魔王一樣，不是我來說你們的。

德里戈 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看見罷？——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爲着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爲着自由去殺人。你的老腦袋要改變是很難的了。你是個好人，好人總喜歡幫助被壓迫者，現在，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

壓迫來。你和我們來鬥爭罷。我們也一定要和你鬥爭，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爲着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有人能夠壓迫。

吉訶德 現在就把我送到監獄裏去好了。你們枉然的把我請了來。

巴勃塔薩 董·吉訶德，平心靜氣些。

吉訶德 監獄裏去罷。吉訶德到監獄裏去！或者，到斷頭臺上去！因爲我是你們的敵人！目的是空洞的，

可是凡是有強暴的地方，我總要反對。

德里戈 你這個老昏蛋！

吉訶德 你這個穿着紅大氅的殘忍的專制魔王。

巴勃塔薩 算了罷。（笑）我給你講：我們是一個營壘裏的人。董·吉訶德，你等一等。

吉訶德 不行，不是監獄，就是自由對於，自由就是反對你們的鬥爭。

德里戈 同着貴族的匪徒一塊兒來反對我們！

吉訶德 我就算只有一個人，可是一定反對一切強暴。把我董·吉訶德帶到監獄裏去罷，到監獄去罷！

德里戈 唉，夠了！（很堅決的走到門那邊去。）

巴勃塔薩 （抓住他的衣服） 前支，前支！你生氣了。董·吉訶德，你走罷，你愛怎麼幹就怎麼幹罷。我們聽

得你，敬重你！你可不能夠懂得我們，然而我知道，你的心會感覺到你那快要瞎的眼睛所看不見的東西……

吉 訶 德 我走了，你們沒有接受真理的呼聲。你們要失敗的。

巴 勒 塔 薩 這也說不定。可是我聲可同：我們的可怕的真理失敗，不願意同着你的小……

吉 訶 德 我的真理是最偉大的。它是超越一切時間和空間的，他說：不要做兇惡的事情。

德 里 戈 我們的真理是有空間有時間的，他說——現在在西班牙是革命。你是革命的兵士，你就應當把一切犧牲給革命。一切爲着勝利！只有這樣才能夠剷除兇惡……就算要經過許多許多的戰鬥……

吉 訶 德 你們真是瘋子……

巴 勒 塔 薩 哈哈！這是瘋子和好人談話。大家都是家人。

德 里 戈 說什麼鬼話，你這個學生！他那種瑣瑣屑屑的慈善，在這種時候，可是毒藥。而我們爲着大家而表現的深刻的痛恨——這才是神聖的犧牲精神。

吉 訶 德 帕支，你們是在犧牲別人。

德 里 戈 老頭兒，你要懂得，你要懂得，你看看我的狼一樣的眼睛，你就懂得，殺別人比自己受苦的犧牲

所加大或者，你已經是個鬼，你已經不能夠感覺到我們的道路是痛苦的荆棘的道路，我們自己的每一件強暴的事情，都像針一樣的戳着我們的太陽穴……空話講夠了！同這個老傻瓜在一塊，自己也要變成感情去義着了。（窗外吹號聲）吹號筒了！要去巡夜班了。（走到門口去）

巴勒塔薩
德里戈

別做聲，學生子！（走下）

吉訶德

他像鐵一樣的一管。

巴勒塔薩

我愛你，董·吉訶德，我愛你。可是我老實對你說，你的心比起他的來，不過像一枝小蠟燭去比大火把。

吉訶德

（口頭語）我的良心講什麼？良心動搖了，不曉說反對他們罷，因為他們不人道。巴勒塔薩，我是你的敵人。

巴勒塔薩

董·吉訶德，你這樣倔強，——我可能是你的朋友！

（幕下）

第七場

經 力 雜

由

嘉

董·吉爾德的一間很大的房間。一張大椅子，許多書，還是各方面送來給他的，一堆一堆，一疊一疊，亂七八糟的堆滿一張床，還有其他的東西。山嘉跪在地上，翻着書。他在笑。

奇怪，我真不懂。可是，隨便什麼書，隨便那一頁上，總有些字眼是可以懂得的。你看，這本書多麼大。這樣沉重的傢伙（他用手指掂量的分量）。要是裝在頭腦裏面，該有多麼粗的脖子才載得起他。這裏是詩。（他用手指頭指在書上。）哪……哪……哪……哪……還有……這兒長得嚇人。押着韻講了這麼許多話，該是個多麼空閒的人，有那麼許多空閒的功夫！（四周圍着看了一眼）呀，送了這麼多的寶貝來。（從地上站起來。）可是，真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雖然城裏面有點兒飢荒，我們昨天可還吃了老母雞，說不定，今天還有肉有酒送來呢。（坐到椅子上去，架了一條腿。）我堅決的贊成革命！現在，正是叫我去做省長的時候了。不然，那裏去請新的省長呢？假使不委任我山嘉去做省長，那還有誰呢？我是平民出身的人，在上流社會裏面也弄慣了。唉，做省長是多麼好啊！假使叫我做了省長，我要多麼出力擁護革命！不過……該學一學文章。那也沒有什麼要緊，可以用一個祕書，或者……用一個漂亮的女祕書。

（董·吉爾德很興奮的走進來，山嘉從椅子上跳起來。）

由

嘉

請……

吉訶德 等一等。（走到舞台前，出神的想。）我站在紅雲裏面，見一個六丈夫，臉上放着眩眼的光彩。

對着我，我很嚴厲的講話，甚至於發怒似的。山嘉，他給我講了什麼？我做夢有人給我講了很重要的事情……而今天怕支的話使我心裏的夢又覺醒……

山 嘉

打死我，我也不記得。嚇，這才奇怪呢！醒着，我差不多一刻也不離開你的，可是做夢，咱們是各做各的。不過有的時候，我也夢見你，也許你也夢見我。可是，這有什麼意思呢？就算是你的夢裏有「我」，而那個「我」看見的東西，這個「我」可並沒有看見。唉，上帝造出來的世界真神奧妙，真長糊塗……

吉訶德 別多嘴……

（稍停）

是好，他講了戰爭，他也生氣了。因為我……我……沒有擔負時代的責任。是呀，是呀，山嘉，我的好朋友……我記起來了。他給我講你是個正直的好人，可……不過太不行了，因為你不擔負你……的時代的責任。（走來走去。）山嘉，我是他們的仇敵。

山 嘉

仙人和好漢的仇敵？

吉訶德 我是革命政權的仇敵。

山 嘉 何必呢。

吉訶德 (站在他面前) 你以為這樣嗎？我的心亂了，簡直像海裏的風浪。他們的人是很好的。

山 嘉 很好。他們天天送那樣好的飯菜，待你也……

吉訶德 別做聲，你這個無意識的東西。天天有死刑。死刑是什麼？——這是最卑鄙的殺人的辦法。這是殺不能夠抵抗的人。

山 嘉 可是，這是很簡單的事情，我的好老爺。他們怕的是假使在他們勝利的時候不打倒他們的敵人，那麼，他們的敵人一定會來打倒他們，只要西班牙別的地方或者法蘭西國王的牧兵來到這裏。

吉訶德 嚇，甚至於這個山嘉也會來攔礙我。如果這個吊吊子的犧牲也會提出一些問題來中傷我的良心，那麼，我的良心是不是保護得太不週到呢？(坐在椅子上去，很深沉的思索着。稍停。過一會兒，有人來敲門。)

山 嘉 (走到門跟前，敲敲暗哨，一忽兒，又回轉來) 我的好老爺，這是馬理亞·斯德拉小姐，請你……

吉訶德 (很快的站起來，走到門跟前，同馬理亞·斯德拉進來) 我的小孩子，可憐的小孩子，沒有爹娘的小孩子！(他使馬理亞·斯德拉坐在椅子上，自己站在她的旁邊) 你沒有危險嗎，馬理亞？

斯德拉 (表示否認的搖搖頭)

吉訶德 你哭你的親人?

斯德拉 (含着眼淚) 董·吉訶德,我可憐國公和公夫人,他們那樣的榮華富貴享受過的,現在關在

黑洞裏,給下流人作踐,然而,我哭的不是他們。

吉訶德 什麼事情叫你這樣受苦呢?

斯德拉 這裏有一封信。(她拿出來) 唉,神聖的武士,請准我讀給你聽罷。

吉訶德 我注意的聽着。

斯德拉 (讀信) 「馬理亞,我在黑洞裏,我的日子是有限的了,你不要以為我怕死,可是我要生活,因

爲我還沒有活過呢。我的少年時代是蹣跚了,那時候只知道荒淫。我竭力要求的不是幸福。

不是勝利。不是的!我要的是德行,德行是我所要求的東西,馬理亞,救救我的靈魂!給我幾年纒

悔的功夫,甚至於是神聖的幾年。極大的對於功績的渴望,極大的痛苦,充滿着我的心靈。救

救我!

吉訶德 這是誰寫的董·諷爾知?

斯德拉 (點頭)

山吉 嘉 (用拳頭揩着眼睛) 這真是革命的成績。這樣的傢伙，會變成了聖人。

斯德拉 他請你寫。

吉訶德 我怎麼能夠呢。

斯德拉 每一天他都會被殺的。他爲的要拖延幾大的功夫，故意供出些消息，可是這都是假口供。那些

暴徒很快就會發見他的狡猾，那時候他就完了。

吉訶德 然而我怎麼能夠呢……上帝看見我，願意幹的。

斯德拉 他請你和醫生巴波的帕波談一談，他也已經給醫生寫了信。

山 嘉 這都是那個發付住的人經手的，他假裝了愚辛。

吉訶德 我和醫生談一談好了。

斯德拉 有沒有偵探跟着你？

吉訶德 可能的。

斯德拉 不懷疑嗎？

吉訶德 我給他們說，我是他們的仇敵。

斯德拉 你總是這樣直爽的。

山 嘉 不新陳的。

新 德 拉 這遲延些什麼呢？要趕緊進行！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我已經同了醫生到這裏來。我們可以說，

他來是因為你不舒服。他們對於我是寬恕的，因為我以前對於下流人是心腸很好的，那時候下流人還在人家的鞭子底下過活呢。可恨的這些怪物，他們現在把我們都關在流鶻的監獄裏。

山

嘉

（在吉訶德跟前跪下） 董·吉訶德，慈悲相的武士拉曼伽的英雄，西班牙的英雄，天下大英

雄我對着上帝罰咒，我對着你武士的靴子禱告，我用我可憐的腦袋請求——隨——什麼都可以求你。不要參與陰謀。人家還叫你加入陰謀呀。

吉訶德

滾出去閉起你的鳥嘴。

山

嘉

（站起來） 唉，現在革命了，我的好老爺，我……所謂……不是你的所謂奴才，因為所謂……

因為老爺已經沒有了……所謂……我還是你的所謂同志呢。所以請你別這麼樣叫賊。我勸你，因為我的肩膀上的腦袋不這麼樣笨，而且酒也不願意搬家，還得好好的裝在這個肩膀上。

是呀，（沉默）這，所謂……

吉訶德

（你怎麼限，暴動起來了。）

(站起)

山 嘉 不，我不過站起罷了。難道我搶了你什麼？一點兒也沒有。難道我不肯做你的年輕的同志嗎？也

沒有這麼一回事。可是，我側得有意法。

謀吉 阿德 (重重的打他一個巴掌) 哪，給你這個想法！

斯 德 拉 山嘉害臊罷！

山 嘉 你打我很好。是，好得很。我到巴勒塔薩老爺那兒去。把我在這裏聽見的話，都告訴他。

吉 詞 德 混蛋！你說過，你還敢說你愛我。你把這個「愛」字都砸爛了，要你那樣的厚嘴脣來說這個字，

——你那兩片厚嘴脣，已經會說出剛才在這兒說的一篇話！馬理亞·斯德拉，你看，我是多麼

孤獨。要知道這個賤子，總算是唯一的一個人，他戀着我，我也戀着他。要知道，我真的愛他，像愛

兄弟一樣。雖然他早那麼蠢，那麼貪，那麼胆小，那麼愛多嘴等等等等。我愛他。我沒有一次忘記

替他禱告的。當他生病的時候，發熱，說夢話，——我整天整夜的陪着他。

山 嘉 (哭著跑下來) 饒了我罷，噢，饒了我罷，只有你能夠！自然……我這樣戀着你……這樣……

這樣變淘氣，在走汪湖的繩子上。噢，噢，饒了我罷，好老爺。

吉 詞 德 好了好了，山嘉，好好的。(把他從繩上攙起來，在他圍頸上親嘴。)自然，你是我的同志，你長我的

吉訶德兄弟。這樣，你小要來替你做不了的事情。唉，可憐的傢伙，出去罷，去洗洗臉，去看看廚房裏燻些什麼菜，總要聽我的命令。

山山 嘉兒（喘着氣，像一個哭過的小孩子）。是，是我的好老爺。

斯德拉 你請醫生進來，他在門外邊等着呢。

（山山走下。）

斯德拉 我知道你能夠救他。

吉訶德 我的責任是很明顯的。

（醫生進來鞠躬。）

山山 波 偉大的英雄，我沒有披上雨衣，也沒有蓋上帽子，爲的是不要引起人家的懷疑。我到你這裏來

波 是簡單的，因爲你有些不舒服。

斯德拉 醫生老爺，董·謨爾却的請求是什麼？

波 要解救他。他這個人讀了不少書，而且是個浪漫主義家，他發明了一種方法，直好寫在以下：

山山 的作家稱讚的。

斯德拉 怎麼一回事？

帕 波 可敬的董·吉訶德要求和讓爾會見，最好是要求和國公家族以及讓爾却一塊兒會見。

吉訶德 可是他們不准我的。

帕 波 爲什麼呢？你可以說真話，就是你因爲仁愛起見，要去安慰他們，彷彿……牧師似的。

吉訶德 要是昨天，我只要求，巴勒塔薩於會答應我的。可是醫生，今天我已經公開的和他們宣戰了。

帕 波 原來這樣。哼……哼……這很好，也很好。可敬的武士，這很好，因爲你贊成我們，你也反對野蠻人，反對流氓，反對絞犯，反對出賣基督的猶太，反對荒唐的傢伙，淫蕩的傢伙，我給他們……

（咳嗽）噢，我恨得要死。我恨這些卑鄙這些混蛋，簡直要氣死。吓……吓……噢……

吉訶德 你不喜歡他們？

帕 波 噫，要是他們落到了我手裏，可敬的武士，那我才不枉做一輩子醫生呢。我要想出一切方法，叫他們身體受些痛苦。

新德拉 醫生，你真可怕，你是一個惡人……我們……和董·吉訶德……是好人。

帕 波 對得很……嘻嘻……對不起，對不起。我太興奮了。雖然我的興奮原是出於真心的。這樣，這樣……我們講到了什麼地方了，就這樣罷。這是非常之開心的。單是這一件事，你已經公開的和他們鬥爭，我們是弱者，他們是有力量的。那兒會有什麼公開的戰爭呢？應當說說話。

吉訶德

只管目的，不管手段，是嗎？

勃波

唔！自然哪！你不要不要救董·謨爾却！

吉訶德

全心上。

董波

不是說語不是話，何！——就不行。

吉訶德

即使爲着最神聖的事業而應當說謊或者應當用另外的方法去殺人，不像公開的戰鬥一樣，

勃波

那麼我也只有離開這是我的原則。

勃波

這好極了！我戴上帽子就回家去。明天或者後天，我們的謨爾却就要吃暴徒的斧頭。怎麼樣！完

斯德拉

了！再見罷！對於有德行的生活的幻想！（側門那邊去。）

吉訶德

董·吉訶德發發善心罷！發發善心罷！（抓着他的手，把這隻手扶着門頭，就住了。）

勃波

可是你們要記得，他們本來也是要給人製造幸福的，我所以成了這些理想家的敵人，就只因

斯德拉

爲我是要求乾淨的手段的人。我已經給你們說過了，這是我的原則。背叛自己的原則的人，甚

勃波

至於不配進地獄，而要完完全全的死滅。

斯德拉

可是我們都只配完完全全的死滅，不，有沒有原則

董·吉訶德

發發善心罷！發發善心罷！（跪下來，含着眼淚望着他。）

波 要知道值不值得幹這件事，至少下……

詩阿德（提起斯德拉）：「我勸你，可是我」

帕 這樣，你拿着讓爾却的信去見巴勒塔隆，不要去見那個頭腦帕支——他是石頭做的，要見就

去見那個空洞的巴勒塔隆！他是泥做的。你給他說，讓爾却和機梅。也許你還可以說，國公家獨的心靈也改好了。你……

……見他們，你怎麼會有害處呢？你和革命的敵人並沒有關係。衛兵只管可以多添幾條，你甚至於可以給他們……搜查一下……進去的時候和出來的時候……這樣……難道巴勒塔隆不會欺下家嗎？不肯寬容一些嗎？他可以給你辦這麼一件事，他是他的朋友，武士，你是他所感激的人，他想你們兩個人的友誼可以恢復，他勁搖着……

（很狡猾的擠着眼睛。）

斯德拉 說下去，說下去。

波 之發呢。我給你一個小紙包，只有小核桃那麼大，只有豌豆那麼大。你可以把他放在嘴裏，夾在

牙齒和巴塞裏面。你把這紙包給讓爾却，在監獄裏隨便你說句什麼話，就走好了。……（舉起一個指頭向蒼天）這是毒藥。

斯德拉 這是毒藥！

帕波 這是毒藥。談爾却吃了他就要死的。

斯德拉 啊！

帕波

可是沒有完全死。要死三天。自然大家當他是死屍，要抬他葬起來。他們會推他葬在自己的

家裏。為什麼不呢？到第三天，覺得清楚些，到第三天晚上，我們這卑陰謀家到他的墳上去；

：你們撒得了罷？自然，要準備幾匹好馬。（舉起一個指頭，向蒼天。）這對於我也沒有害處。因為

談爾却復活起來，享過的是正當的生活，要幹神聖的事業。

斯德拉

談爾以前荒唐的時候，你記得誰他為着愛上了公夫人來癡癡你，那時候我因為你說的請

那麼好，所以愛你。你記得罷？那時候，你擔任了欺騙的罪惡，也違背了自己的原則。董吉訶

德，你是偉大的人物。現在呢？唔，自然，你要離開自己的原則，你要說謊話，可是你是善良的，你甚

至於把自己的心靈都委託給別人。

吉訶德

唉，沒有罪過的嘴裏，講出這樣的詭辯。青天白日的理由。每天，我的悲傷壓在我的心上。（坐

在一堆書上，很深沉的思索。）

帕波

而紙包是小得很，真正是少把戲，你看這就是這一面就包含着三天的死和復活。嘻嘻，差不

多一點的基督教教義。

斯德拉

董·吉訶德，你看看我的眼睛，我差不多還是小孩子。我的心是小孩子的心。上帝說的：『汝其有赤子之心。』你相信我，如果你說不，那我就離開你，當你是假聖人，或者……如果你說是，那我就給你辯護。我願意用世界上的幸福替你洗刷罪過，我用我的頭髮替你揩乾淨（註一）。

董·吉訶德，你記得嗎？是禮拜六爲善人的，不是人爲着禮拜六的。

帕波

（向着旁邊說）或者……不是人爲着原則，隨便什麼也比不上天真爛漫的狡猾。

吉訶德

（很深沉的嘆了一口氣）我同意了。

斯德拉

Gloria Mariae Virginis（聖母馬麗萬歲！）（註二）

帕波

這是勝利。

吉訶德

誰的？

斯德拉

噢，仁愛的勝利。

（幕下）

（註一）是天主教懺悔的風俗。

（註二）直譯是——『處女馬麗（耶穌的媽媽）的光榮，』等於中國人說『阿彌陀佛』的意思。

第
八
場

布景第五場同。

諷爾却跪在板床前面禱告。

諷爾却

(禱告了一會兒。站起來，發狠的踏著脚)

唔，我有什麼辦法呢？煩悶……我沒有那樣的才……

我願意給許多錢，只要能夠使我變成神祕家。(稍停) 魏斯孔新伯爵，咱們還是玩一下彈子球罷。(從枕頭底下，摸出彈子來) 這樣，先來的是好諷爾却，他只要想做個好小子。第二個來的是惡諷爾却，他要想……噢，他的想頭多得很呢。來罷，安祺兒的諷爾却，福音的諷爾却……一……二……三……丟了！不，這不算。我重新再來。一，二，三，四，丟了！沒有辦法。現在，惡魔的諷爾却，地獄裏的諷爾却，你來罷。一，二，三，四，五，六，等等。(繼續打着彈子球)

(門開了。獄卒走進來，他站在門口，嘻嘻笑)

獄卒

伯爵操練呢？

諷爾却

這是你，是呀，我在這裏玩。還有什麼別的好幹呢？

獄卒

你馬上就要有不少消遣的事情哪。我不知道怎麼樣，也不知道為什麼，不過有命令，叫我把以

前的國公和公夫人帶到這兒來這麼一點鐘。

諷爾却

唔，當真的嗎？

獄 我怎麼敢……

謾爾却 要是他們來我這裏，我賞你一個「赤欣」。（註）

獄 噢，他們很快就要來的。

謾爾却 給我記上數目……（又打球）一二三，（繼續低聲的數着）

獄 彷彿有個客人應當來看你們大家。

謾爾却 啊呀，丟了客人？這一定是那個長子——董·吉訶德。（拍拍獄卒的肩膀）什麼都好起來了。基

督給強盜說的，叫他在自己的天堂裏記着基督。

獄 對不起，你說錯了。這是強盜請求基督的……

謾爾却 你不是強盜，你甚至於和他是相反的，你是獄卒哪。可是你始終是個痞子。這樣，（很滑稽的敲頭）

（注）你快要跟我一塊兒喝酒喫雞哪。

獄 卒 多謝多謝。你看，國公和公夫人來了，他們那麼善的爭論着。

（國公很緊蹙的走進來，國公夫人跟在後面，也很興奮。獄卒走下。）

國 公 這是幹什麼，不是叫我們來大家見一見，就要永訣了。

（註）西班牙古代的一種貨幣，約值五塊中國錢。

談爾却 (清清地悲憤) 永訣了，國公。

國公 你知道他們要幹什麼？

談爾却 他們要把你殺死。

國公 殺死這算什麼樣子！這不行！他們不敢的！至多呢，他們也應當毀我的頭！

談爾却 還不是一樣麼？

國公 不要抗議！不要你說！我們倒運了，你改變了這麼一個婆女人。放蕩鬼！我們現在的政策只有一個，保全性命，以後再看，就是這樣。唔，談爾却，請你聽我的計劃，我已經詳細的想

好了。固然，我還要，用這樣一個不穩定的腦袋來想，實在有點兒困難。夫人，不要你說話！我完

全確定的承認，我實在怕死。我怕我把人關在監獄裏，叫他知道要處死刑了！這實在

難受，我抗議就是這樣！(把手放在額角上。)我現在是滿頭冷汗。談爾却，他們給酒嗎？他們

是給的，你叫他們拿些酒來。

(談爾却走到門前，敲了幾下，獄卒立刻就出現了。)

談爾却 諸生，你在這裏偷酒？(獄卒不假聲，談爾却對國公說。)這個人是世界之最混蛋的兩面三刀的

傢伙，他什麼人都服侍。(對獄卒說。)拿一杯黑蓮絲酒來給殿下！

獄 卒 立刻就有。(鞠躬走下。)

讓爾却 假使你有計劃。低低的給我講。

國 公 這是那麼好的計劃。就使站在屋頂上叫也不要緊的。

讓爾却 (很滑稽的) 唔。

公夫人 差得很。差得很。

國 公 不要你說話。個女人聽了我的最精細的自衛的方法。她還不服。她只在破壞這個計劃。你

知道。想在監獄裏來表演一套武俠小說。

(獄卒拿了酒上來。國公很口渴似的喝幾杯。獄卒用茶盤托着酒盃下。)

國 公 這錢我險着。你用心聽好了。讓爾却。我不寫。而只是宣讀一個文件。在這個文件裏。我講我自己

的所謂罪惡。說出一切可以說的事情。我要罵君主政體。罵教會。罵我自己的父親。我要向那些

混蛋。請他們也在這個宣言上簽名。如果他們能夠放我。哪他們能夠把這宣言印出來

嗎？難道這不是他們的利益嗎？

讓爾却 他們會懂得的。你以後要否認這個宣言。要說這原是他們自己寫的。而你不過是在死刑的威

迫之下簽名的。固然這也可以在精神上破壞你的信用。可是。殿下的精神上的信用早就破產

了。

公夫人 不的，他們的辦法還不是這樣的。他們把你宣讀的文件公佈出去，並且說這是你要想贖命，所以把這種無恥的文件出賣給他們的。

公 人家不會相信他們的！

公夫人 會相信的！

談爾却 會相信的！

公 那我還有什麼方法贖命呢？

談爾却 要是慢慢的繼續的暴露你的統治的祕密再加上西班牙和歐洲的其他君主的祕密——還可以自己杜撰出一些故事來——其實，就使沒有什麼複雜的東西，也就夠得上一千零一夜的了，甚至於還不止呢。你去做他們的希赫萊薩達（註）罷。哈哈。

公 你笑嗎？你想出了什麼法子好寶貝？你聽我的話，如果誰要是從這裏逃走了，那其餘的人就要立刻絞死罷啊！（措措額角）我們大家約好了，不要互相牽累呀。

談爾却 我是要逃的。我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夠娶馬理亞·斯德拉做老婆，我醒着也在夢見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夠住到普洛靈斯地方去，在每邊的橄欖樹底下，漸漸修成聖人，平心靜氣的過日。

床下罷，不要客氣。（向公夫人說。）可是，美人兒的太太，應當挑選一下。如果我逃掉了，就隱居起來，你的頭也許可以保全。如果我與他們打仗，我在第一天就要準備替你開追悼會。

公夫人

我痛恨他們，恨得自己都受不了。簡直要氣死。假使我死的時候能夠知道，我已經抓住了革命的
的衣服——我的死能夠拖着革命一同進墳墓，那麼，我死也快樂的。

諷爾却

女英雄（向國公說。）你不要和我玩一會兒彈子球？

國公

彈子球？

諷爾却

是的，你看。（拿出球來。）要不要賭個東道？你贏了，我就隱居，我贏了——我就去打仗。來罷，一、二、三、四、五，糟糕。丟了！你要來嗎？滾下！

國公

（跳起來）滾你的蛋，見鬼。你這個沒有肝的雜種，不中用的東西。

諷爾却

哈哈！你說我是這樣的人——我倒以為你是這樣呢。公夫人的光榮的偉大，比我們稍微高尙一點。可是，要是我知道一切人都是這種解脫，卑鄙，我可能要說我們這些人只配……究竟配幹什麼。有一個正直的人——馬理亞·斯德拉。要效法她情愛的罪過，同着她一塊兒去犯罪，所謂心靈暗淡的罪——那才甜蜜呢。（打球。）一、二……（繼續打球，低低的數着。）

獄卒

（走進來）董·吉爾德，拉曼的武士。

讓爾却

(門前立刻出現了吉河德和 來一樣直挺挺的。)

(丟下了彈子球，跑到他跟前，鄭重的鞠躬，在他的手背上親吻。)

(哭著)

(國公和夫人很奇怪的看——這一套把戲。)

吉河德

(很慚愧的) 安心罷，讓爾却，安心罷，我的孩子。

讓爾却

(孩子，孩子，孩子……)

吉河德

請坐罷……公爺，公夫人伯爵平民行政會的代表巴勒塔薩，人是正直的，心是軟的，他雖然有許多迷誤，可是誰找到這裏來，安撫安撫你們。

國公

他們準備殺死我嗎？

吉河德

我的安撫和這方面並沒有關係，可是我也可以回答你。董·帕支說的，如果我們自己的情形不好，那我們就結果和。如果保存了他附近各國的君主，那還可以有活

命

你看？

國公

我看不見的……這很聰明……這樣，好武士，請你和他們說，我願意寫信給附近各國的君主，叫

公夫人

你看？

國公

我看不見的……這很聰明……這樣，好武士，請你和他們說，我願意寫信給附近各國的君主，叫

他們不要！

公夫人

(把兩隻手遮着臉。)

吉訶德

我不是這類事情的沖動人。我不是政治家。我再說一遍，我的安慰和這一方面的事情是沒有關係的。今天，在這樣侮辱的地方，這裏的三個人，都是上帝委任的高等的公侯，可是上帝的手，假又把他们推倒下來，他們差不多已經接近死滅的道路。——我想在這樣的三個人的跟前，最好是談一談心靈的不死。

吉訶德

（很興奮的跳起來）你敢講這個（指著禱告）！

吉訶德

（很興奮的跳起來）你敢講這個（指著禱告）！

吉訶德

（很興奮的跳起來）你敢講這個（指著禱告）！

吉訶德

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以前，是現在，是將來，我絕沒有相信不相信，也不要相信什麼，不死。我

要活，要眼，要愛，要打。我們的祖宗早說以為這些事情到陰間也是要做的，而僧侶——

只是沒有肉體的心靈，我沒有什麼必要。

讓爾却 (向吉訶德說) 懺悔的罪過的人，在天堂裏會不會給個安琪兒做他老婆呢？譬如人家把赫巴給

了赫威克里德。(註一) 把一千個「古麗」給了沃斯曼。(註二)

吉訶德 安琪兒做老婆。

讓爾却 饒恕我的不適當的問題爲着要安琪兒做老婆，可以去幹最偉大的功績。照古代的神話說起

來，許多英雄和神女仙女做夫妻，可是這都不算。聖經上說安琪兒也做人的女兒，可是這也不算。可是愛上一個真正的基督教的安琪兒，最神聖的，最光明的，最清淨的，沒有肉慾的，而把這

個差不多熄滅了罪惡的火灰，竭力去吹着來，煽動那清白的心……

吉訶德 (受着侮辱似的) 青年！你愛上了馬理亞·斯德拉。

讓爾却 是的，她才是我的救星。我的這個救星，不能夠引導我脫離罪惡，而走「英雄的正直的道路，

接近高尚的生活呢？」

吉訶德 (長久的思索之後) 她能夠引導你的爲着愛和仁慈，爲着改過的誠心。噢，還要爲着犧牲

(註一)——詩中是希臘神話裏的仙女，是美斯的女兒，替諸神長生仙露的，赫威克里德是希臘的哲學家。

(註二)——「古麗」是回教仙女的意思，沃斯曼是回教的聖人。

……還要……請你接受我的這一顆豌豆。這是……

讓爾却

(像貓一樣的從他的手裏把「豌豆」拈了過去。) 豌豆! 幸福! 勝利! (復久的跳舞。)(唱。)

豌豆，豌豆，

好豆，好豆，

不管上帝還是鬼，

送來的是救命豆。

滴粒搭拉，滴粒搭拉。

(坐在床沿上，唱著歌。)(現)我怎麼辦呢! 死之後，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滾了滾，滾出我的

的谷押房。大家都走罷，孔雀，天鵝和鸚鵡。斷，讓我一個人死罷。走罷。我的腳已經僵了。

我還不懂是怎麼一回事。(趕緊的走出去。)

公爵夫人

(向讓爾却那邊走過去。)(讓爾却滾!)(她走下。)

讓爾却

(吉爾德很認真的很威嚴的) 伯爵!

吉爾德

(張開滑爾隻手走下。)

護爾却

我僵了。嗚嗚。這樣冷。牙牙齒齒對牙牙齒齒都碰不上了。白兒兒兒。格兒兒兒。（躺在牀上，蓄起
（卷子）嗚嗚。腳沒有了。

（獄卒走上）

護爾却

不行，你應該知道。那個小丸藥是醫生柏波做的。

護爾却

我知道。

獄卒

可是他都給平民行政會說出來了。所以換了真正的藥。

護爾却

（像閃電似地趕快跑起來）什麼。

獄卒

你是死定了的。

護爾却

什麼，什麼。（倒下去）

獄卒

（低下身去看他）死了。我以為他還要受一會兒苦呢。這是我特為開開玩笑的。我也想笑笑

這個……荒唐鬼兒。

第九場

墳山。杉樹，玫瑰花，大理石的墓碑。新近做好的鐵柩，的墳，上面豎着木頭十字架，一個白色的花圈，月
亮照著。遠遠的聽見小琵琶和玉玲瓏的聲音。——吉訶德和山嘉穿淋雨衣走上。

山

嘉

夜裏逛墳山——我實在有點兒不願意，我想，總得避債才行。

吉訶德

啊！山嘉（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坐在墳山上的一塊石上，上去。）

這裏的世界，只聞得玫瑰香。你看

見嗎？誰在那裏開心呢，給他的愛人唱歌呢。

山

嘉

那麼麼好。只有我們才像僵尸似的坐在墳山裏。請你不要這樣看我。你那雙眼睛像玻璃似的，

你那麼瘦的脖子和乾枯的臉——簡直是個陰。

吉訶德

想起來世界上一切都是陰靈，那是多麼安心。可是，山嘉，並不是一切都是這個樣子啊！唉，不是

呀。痛苦始終還是痛苦。山嘉，也許忽然向我做了空前的新痛苦的原因呢。

山

嘉

我已經給你說過，你不要參加陰謀。

吉訶德

我已經脫離了。我不參與他們的陰謀。甚至於不管瑪理亞·斯德拉。

山

嘉

那我們爲什麼又到這裏來呢？難道就是來吸瘴氣嗎？

吉訶德

（不做聲。稍停之後）唉，山嘉，我委知道，也許還可以糾正呢。

山 嘉

(把帽子扔在地上) 唉，你心裏受罪啦，你是個多麼不幸的人，班沙呀！你同誰混在一起過日子呢？(沉默)

我們怎麼辦呢？或者你自己決定變成謨爾却伯爵墳上的墓碑嗎？

吉 訶 德

唉，要是這樣就好了，我想要變成很沉重的石像，壓住了他——叫他不要爬起來，因為我怕他復活起來大半還是個惡魔，不會是安琪兒的。

山 嘉

是呀，自然哪，和他並排的坐下。唔，你說罷，他沒有真正死罷？我已經猜到了，其實關於這個秘密已經說了不少冤枉話，就是我那匹驢子也已經懂得是怎麼一回事了，我想，謨爾却，活着是這樣罷，這才可怕呢。不行，叫我是再也幹這樣的事情，——醒過來，定在棺材裏，蓋着面紗。是呀，這真可怕，可是今天夜裏就要這個樣子。也許，他已經在這個墳裏張開了眼睛了。山嘉，你聽一聽地底下聽見什麼聲音嗎？

吉 訶 德

山 嘉

不行，我怕聽得地是濕的。

吉 訶 德

(對到墳墓的坑上去，用耳朵貼着地) 不做聲，濕的地不做聲。

山 嘉

好容易有人打着一盞暗暗的燈籠來了。線一直射到我眼睛裏來了。也許這是平民行政會的警官呢。

吉訶德 這一定是巴玻的帕波。

（馬理亞·斯德拉拿着一把鑿子，披着雨衣，打着燈籠走上。）

斯德拉 誰在這裏？這是你，武士？你始終來了？這多麼好！醫生不知道爲什麼還不下來。我好不容易弄着了一把鑿子，自己先來了。唉，上帝，我是多麼苦呀！我覺得立刻就要死了。

吉訶德 把鑿子給我。就要掘起來。早些掘，總比遲了好些。

斯德拉 （把鑿子給了他，他就掘起來，而他提着燈籠照燈。）

吉訶德 我現在記起了我的一個非常之奇怪的偉大的夢。

斯德拉 你不聽見墳墓面有什麼響動麼？

吉訶德 不，可是泥土無聲地裂着太響了。

斯德拉 什麼？作東西在那裏彈着「西赫第里亞」的曲子。

我那次做夢，彷彿我在紅雲堆裏，站在一個光華耀眼的審判官眼前。雷聲轟隆隆的響着，那人的威嚴的聲音給我講着：「你敢自己以爲是正直的嗎？你沒有了解你的時代責任。你那種腐敗的正直！」他正是這樣說的，——你那種腐敗的正直，只會產生死滅！——正是當代偉大的幸福的創造者的死滅。」我全身都發抖了。我覺得我立刻要掉下去，而我的掉下去是沒

有窮盡的，沒有盡頭的……那時候，一個很溫柔的……

斯德拉 掘呀，掘呀，蓋。吉訶德。

吉訶德 (不做聲的掘着)

斯德拉 這墳有多麼……

吉訶德 (滿脚膝都是泥土了) 我沒有看見怎麼樣埋葬他的。

斯德拉 你不聽見什麼嗎？

吉訶德 不，馬理亞·斯德拉，我給你說，你同墳墓……

斯德拉 多麼可怕。

吉訶德 你在上面，而我在墳墓裏。(他的全身照在月亮的光線裏，他看着她。)

斯德拉 掘呀，掘呀，蓋。吉訶德。

山 嘉 還是給我來掘罷。你簡直在喘氣，你的聲音都壓了，好像羅恩南德(註)生了流涎病似的。暖

前(搖鈴的手) 把鈴子給我，從墳裏爬出來罷。 暖

吉訶德 (走出來，山路走下去。)

(註) 羅恩南德是吉訶德的馬的名字。

山 嘉 嘴，這是我幹的事情嗎？搗死屍，也許還要更壞呢（起勁的搗着）

吉 訶 德 （走到馬理亞·斯德拉跟前）是呀，當時我正覺得非常之不幸，覺得受了人家的咒罵，受了人家的判決。這時候來了一個溫柔的……

山 嘉 （從墳裏面跳出來，彷彿什麼東西咬了口似的）他在敲着，我的媽呀，他在敲着。多麼怕人呀！

吉 訶 德 （抓住了他的鬚子，跳進墳裏去，竭力地搗，止了，任下身子去）董·謨爾却！董·謨爾却！你聽得見我的聲音嗎？又很快的搗着。哪，已經是棺材蓋了。乾淨牠。這樣，這樣。山嘉，來幫我，我把棺材抬出來。不行，不行。我無論怎麼樣也不幹了。我還是趕緊跑路的好。

山 嘉
吉 訶 德 山嘉！

山 嘉 我們兩個人也抬不起這具棺材。

吉 訶 德 （任下身子去）這棺材只是馬馬虎虎的釘着。這裏有沒有開螺絲釘的傢伙？什麼？你講什麼？

斯 德 拉 他講話聽我的上帝，他講些什麼，他說什麼？

吉 訶 德 （立直起來）他在罵人……很下作的話。你有沒有打螺絲釘的傢伙？

斯 德 拉 我沒有。

吉 訶 德 （又任下身子去）棺材蓋上有四隻螺絲釘釘着。大概故意沒有用大釘釘牢，可是我枉然用指

頭在這裏旋，一點兒沒有用處，要用旋螺絲釘的傢伙。

山 嘉

我這把刀有用吧？（吉訶德接了刀。）打這把刀的好鐵匠，做夢也不會想到它有這樣的用處。

吉訶德

這把刀有用處，這樣，這樣一個。（把一切螺絲釘扔出來。）

斯德拉

上帝呀，我的心這樣的跳！

山 嘉

我也是這樣，公主。

（他們兩個人都坐下身子，去看窗棧裏面。）

吉訶德

（又扔出一個螺絲釘。）又是一個！

山 嘉

他在窗棧裏面吵鬧呢，死人，其實裏面是魔鬼啊？

吉訶德

啊呀，刀斷了。

山 嘉

斷了，唉，多倒霉！這把刀，我用了牠十一年了。

吉訶德

怎麼辦呢？

山 嘉

我還是在拉曼加市場上買，真是一把好極的基督教的刀，我用牠切了多少麵包和牛油糕。

吉訶德
怎麼辦呢？

山 嘉 你至少也得說一說——刀是怎麼斷的呢？

吉 訶 德 怎麼斷呢？（稍停）難說難在不是斷成兩段的，不然，還可以用半段頭的刀來旋呢。——刀身
……脫出了刀柄，刀柄破了。

山 嘉 這還好。

吉 訶 德 這真不好，沒有辦法旋了。

山 嘉 這還好，我給你說，我再配一個刀柄，快些把刀身給我罷。

吉 訶 德 可是，讓得却呢？

山 嘉 那開我什麼事？（很快的把刀放進袋裏去。）

（一陣暴烈的聲音，吉訶德從墳裏面露出來，山嘉很快的往旁邊逃，躲在杉樹背後去。）
斯 德 拉 怎麼一回事？

吉 訶 德 他把棺材蓋掀起了！（跳在墳那邊去。）是呀，是呀，他把棺材蓋弄破了。他走出來了。

讓 爾 却 （披著面紗從墳裏走出來，就坐在墳滑上月月的光線照着他。他不做聲，揚着眉頭。）

（稍停。）

斯 德 拉 讓爾却？

讓爾却 我總算是沒有死。

斯德拉 你活着麼，伯爵？

讓爾却 (咳嗽吐吐) 要喝！

吉訶德 我們這裏什麼也沒有。把面紗撕下了罷，我們到城裏去。

讓爾却 混蛋，酒也不帶一瓶。就算水也好的。(坐着，醫着身體。) 我累得很。我老了一百年了。頭髮沒有發

白嗎？

斯德拉 沒有，伯爵。

讓爾却 不會的！你走近些。怕麼？走近些，好好的看一看，給我講真話。

斯德拉 (走近去，摸着讓爾却的頭。) 我的可憐的伯爵，你有了好些灰白的頭髮。

讓爾却 我就說的。可是，總有人要用他的腦袋，來賠償我的每一根發了白的頭髮，受受着地獄裏似的

痛苦而叫喊起來，來賠償我在棺材裏過的每一分鐘。

吉訶德 伯爵，我對於你做了兩件好事：我給你帶了丸藥，我……幾乎是違背着我的良心把你擺了出

來，因為醫生沒有來。我要是不來到這兒，你也許已經磨死在棺材裏了，我有理由要求你聽一

聽我的話。

讓爾却 沒有什麼理，由不要你做惡，討厭的光棍，發王癡的無聊的傢伙！

山 嘉 (從桌背後跳出來) 你知道嗎？爲什麼他這個好漢這樣罵你？因爲他知道，你的氣量大大了，不

會去告訴守衛的兵的，我可要去告發了。我壓倒了這一次，這個好漢要多謝之忽兒了。(過去)

吉 詞 德 山嘉，你幹什麼？山嘉回來，山山嘉！

讓爾却 你那麼嚷着的聲音，別叫了。馬呢？

斯 德 拉 馬還沒有呢。

讓爾却 這可糟了。蓋·吉詞德到什麼地方，就一定要做益事，一定要精糕。怎麼講呢？

斯 德 拉 他們已經來了。

讓爾却 我沒有氣力，逃不了了。給我一把大刀，或者隨便什麼，——得回到棺材裏去。自己不好。沒有立

刻戴上假面具。我聽斯列勃爾是怎樣的人，斃的頭，我都拗得斷，這一次可斷送在班沙那樣的小子手裏。

斯 德 拉 他們騎着馬呢。

(巴班的印波定上。)

帕 波 這是怎麼一回事，已經都弄好了！我的可愛的蓋·吉詞德，你是多麼好呵。大家趕快些。上馬罷！

馬：剛剛夠騎，很好的馬，飛也似的，我們競走罷。我這裏通行證也都有。我自己是醫生領種的通行證，還有兩張醫生的，一張護婦的，一張當差的，我們剛好是這幾個人。

談爾却
吉訶德

可，得世界上是有鬼的，至少惡魔是有的。馬理亞·斯德拉，你同我走罷。我不去。

談爾却
吉訶德

我也不要你去，醫生怕波請你去逛逛，本來是說得玩的。

吉訶德
馬理亞

馬理亞

談爾却
嘶。哈哈！（握着馬理亞、斯德拉的手。）

斯德拉
我要謝謝他，至少。

談爾却
有什麼謝不謝。這個老貨，個錢也不值。（走下。）

帕波
老貨，哈哈，這是他罵你的。我給你鞠躬，不勝榮幸之至，董。吉訶德。（說笑的神氣，鞠躬，走下。）

吉訶德
（坐在墳邊，聽着）馬跑着。這樣，他們已經在教堂那邊轉了。這樣……已經聽不見了。什麼也聽不見了。地上已經沒有聲音了……小琵琶也不做聲了……我的心靈也不做聲了。

（稍停。）一會兒，咕爾的聲音又來了。山茨，武裝兵士，把）

山
嘉
捉，捉，一起都捉去，別管什麼，都拖到德里戈老爺那兒去，他會審問的。

(大家用火把到處點着)

第一兵士 這裏什麼人也沒有，只有慈悲相的武士。

山 嘉 啊呀，這麼樣！唉，罰罷！(把帽子扔在地上)

第二兵士 現在怎麼辦？

第一兵士 只有把留在這兒的人抓去，見德里戈老爺去。

(幕下)

尾

聲

布景和第七場相同。蓋·吉訶德坐在椅子上，很愁悶的，很懊喪的神氣。山嘉站在舞台深處的門跟前。

吉訶德

這一個夢在我的眼前這麼長久，像個威嚴的預言家。現在應了這個預言，我想起來，總算是個預先的安慰，因為那威嚴的雲彩在我的腳底下散開的時候，我覺得我要掉下去了。這一掉要掉好幾年，要掉好幾年，掉到深坑裏去，忽然一個很溫柔的人用輕柔的雲霧圍住了我，我就聽見非常之妙的聲音——在地上向來沒有聽見過的聲音說着：『審判官，噢，他完完全全值得我用憐惜的愛情去愛他。』

(稍停)

山嘉

幹什麼把你叫到這裏來？(沉默)不要對我們有什麼不好罷？第一次審問的時候，我們都說了之後……

吉訶德

你說的。

山嘉

我一定要講「我們」說的……可是，我本來要說，叫他們不要管我們好了，彷彿我們什麼壞事也沒有做。

吉訶德

怎麼不管我們？唔，自然，他們並沒有把我們關在黑洞裏，可是他們是怎麼樣對待我的？簡直

吉爾瑪

像對付有傳染病的人似的。

你最近的那本『功績』之後，自然人家不會來和你親嘴。可是爲什麼叫我們到這裏來呢？

山

（巴勒塔開了旁邊的一扇門，看了一眼，然後走進來。）

巴勒塔

董·吉爾瑪，你在這裏好的，我要你聽一個報告。（向山那邊說。）瓦斯珂，進來罷。

（報信人進來，巴勒塔讓坐到椅子裏去。）

巴勒塔

你講吧。

瓦斯珂

魏斯孔新伯爵的軍隊，實，真是一幫匪徒，佔領了齊河之後，往東進兵，簡直像潮水似地湧過來，一些苦得要命的窮苦精光的難民，拚命的逃，而他們佔領了村莊就到處放火，捉住的男子，都強迫加入軍隊，稍微有一點反抗，就要絞殺。小孩子沒有火管，幾千幾千的死掉，而女人和姑娘，都武士和匪徒當玩物。要是抓住一個有革命黨嫌疑的人，那就帶到大本營裏的伯爵那兒去，當着他嚴刑敲，簡直是異想天開的 *any day* 活炮烙。我總算見識不少的了，可是聽了人家講的情形，真要噁心，真難受，還是不容詳細的講罷。可是，有一點我認明，就是伯爵夫人——馬理亞·斯德立公主也必須參觀這種刑罰。她每一次，一開始就是這法子，都是去靠過去的，又把他弄醒過來，再叫來看這樣的活刑。大家說，有一次她說叫了

吉爾瑪

起來，她一聲聲把犯人的叫喊都蓋住了，她倒在地上，哀求那個魔王饒恕。這位公主的心裏有
什麼黑暗的祕密隱藏着？——我可不知道。然而我想，她也快要死了。魏斯孔新伯爵的白旗上

寫着幾個字，叫做「恐怖勝利」。

巴勒塔薩 夠了，瓦斯珂，你去休息一下吧，而關於魏斯孔新軍隊的布置，你不是要去告訴應當知道的人？

瓦斯珂 那自然。

巴勒塔薩

你去吧。（瓦斯珂走下。）蓋·吉訶德，我們的事情不好。德烈戈·帕支，我的好朋友，今天一清

早，自己親自去打仗了。現在在我們旗幟之下的人，比魏斯孔新那裏的要少兩倍。自然，我們用

不着做那種恐怖的手段，也不肯用。然——我們應當肅清後方。我難道能夠稍微抗議這發「下

嗎？固然，蓋·吉訶德，我們這兒私流着血。我們不肅清後方的陰謀，就要弄到我們的軍隊完

滅亡。唉，蓋·吉訶德，我並不要加重你的罪過，但是，你在這裏起了很壞的作用。我不能不直

嚴厲的德烈戈，爲着要教訓一般欺心腸的人——這種人的慈善只會來拍個嚴肅的頑強的

要十分負責的實際生活，——所以他想要把你交給嚴厲的裁判委員會。

吉訶德 我總是準備着的。

巴勒塔薩

誰又懷疑你沒有這樣的決心呢？誰需要你這種決心？我勸德里戈不必這樣辦。可是董·吉訶德，你不能够同我們在一塊了。誰知道你，不要又起了什麼最惡毒的最仁愛的念頭……

吉訶德

願逐出境！

巴勒塔薩

是了……時董·吉訶德，你不能够做飢荒的流血的共和國的國民；這種共和國的領導者，要求民眾的熱潮無論怎麼樣也要得到勝利，他們要領導着民眾，經過亦爾謨海，經過大沙漠，經過殘酷的戰鬥，達到自己的目的地。可是，等到我們到了目的地，我們就要脫掉染着血腥的盔甲，那時候，我們來叫你，可憐的董·吉訶德，那時候我們給你說：走進我們爭得的篷帳裏來罷，來幫助我們的建設。那時候你的胸口呼吸起來要多麼舒暢，四周圍的情形，叫你看起來，又是多麼自然呵。噢，那時候，你才是真正解放了的董·吉訶德。可是，那時候，你想必還是皺着眉頭，記起經過的事情，記起許多恐怖的事實，雖則這種事實，你是沒有經過的。唉，你不能够了解我們是在出着代價——不出這種代價是不能夠跑進那樣的世界的，而只有那樣的世界裏面，真正解了了的董·吉訶德才可以找着和諧和光明。

吉訶德

是了，董·巴勒塔薩，我有什麼話可以給你說呢。我是這樣想的：他們跑進了偉大的事業的大海裏去游泳了。那是很容易迷路的，很容易使自己和別人都在痛苦裏面沉醉着，因為我知道：

就是做著好事，直接的好事，人也會種下極大的惡的種子。你們的信仰——和我的是不同。可是，我們人本來又能夠做什麼呢？我現在什麼都不知道。我真正成了瞎子了。

（稍停。）

巴勒塔薩

你到什麼地方去……

吉訶德

不知道。

巴勒塔薩

唉，又是那得滾熱的馬車，在熔化的黃金似的夏天底下；又是騎着馬，一個長子，一個胖子，同着兩個影子，不知道往什麼地方去。（稍停。）我可憐你，董·吉訶德。也許，我來冒險担保你罷。

吉訶德

不要，或走好了。我不能夠答應你說：我明天就一定不把你們的犧牲品藏在我的淋底下。而我怎麼能夠知道，不是第二個謨爾却呢？

山 嘉

（與過來）偉大的武士。我已經把行李都準備好了。芒白梭的盔帽，我早就用白粉擦乾淨了，他放着光，叫人看着眼睛都要發痛。氣息南德照舊有點蹣跚，他那樣子，看……看起來真可憐。你的甲冑，我也常常擦着，可以說亮到極點了。上路罷，我的好老爺。再去幹新的冒險事業，趁現在——上帝老爺還沒有能我們兩個離開這個世界。

巴勒塔薩

再見罷，好山嘉！

山嘉

唉，董·巴勒塔薩，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我……眼睛都沒有閉。甚至於我跑去，看我的灰色驢子，想同牠商量商量，可是牠是匹驢子，拿牠有什麼辦法？我不是軍人，可是我想不再跟董·吉訶德了，今天一早就可以同軍隊一起出發，去到西方戰線，跟着董·德斐戈·帕支的腳蹤，跟着我們老百姓的軍長，跟着這個紅鐵匠去。可是不行。我把董·吉訶德丟在什麼地方呢？

巴勒塔薩

（給山嘉親吻） 你有幸，願你好心腸。

吉訶德

我也給你親個嘴，董·巴勒塔薩。（親吻） 要我給你們辯護，我是不能夠的，要我罵你們，我也不能夠，我不能夠替你們禱告。我只能夠和你親個嘴，表示我們一般人都應當承認自己的弱點，表示我們的親愛。

巴勒塔薩

現在，或者經過一個時期，我們一定達到我們人能夠支配命運的權力，我們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我們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不管勝利還是失敗，最後的勝利者總是我們。

吉訶德

高傲的說話，唔，又怎麼啦。將來人家叫你，你們是瘋子。你們的道路上有過許多錯誤，將來還要犯錯誤。可是，你們有你們的美麗的杜爾清妮，——像我的武士道里的奇怪的同伴。噢，我的佳人，要低微得多……可是……可是……我始終沒有得到她。是時候了。啊呀，山嘉，這次的大冒險叫我累死了，我覺得我的胸口有一個心靈上的致命傷。上帝要是還顧到亞當的子孫，他

總要來救我們的。

(走下。)

山

嘉

老頭兒不好過。他本來有點兒瘋，而你們又是一陣狂風，把他的瘋病都給旋進旋風裏去了。唔，有什麼就算什麼。你們打死那個該殺的謨爾却罷。假使你們真正達到了目的地，不要忘記叫我做卡信關謨島的省長呀。(鞠躬，走下。)

(稍停。)

世界文學譯叢
解放了的董·吉詩德

每冊定價六十元

原 著 者
譯 者
編 輯 者
出 版 者

盧那察爾斯基

何 凝

胡 風

桂林風雨園

文學出版社

第三十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K) 1-3000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定書目書原稿審定證處字第七九六號

61
2/21

每冊定價十六元

61
24